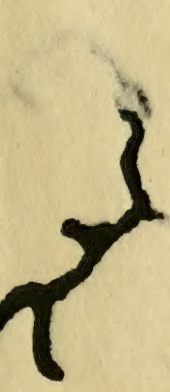
西堂集 十一

墓表
謚狀
行狀



西堂先生集墓表諡狀行狀目錄

淑人白氏墓表　崔而順墓表
坡州牧使徐公墓表　叅奉徐公墓表
慶源府使吳君墓表　贈司憲府持平李公墓表
先府君墓表　司憲府持平贈左贊成尹公墓表
亡弟大仲墓表　吏曹判書李公諡狀
趙道深墓表　和義君諡狀
白賁堂趙公合窆墓表　左議政愼公諡狀
孝友堂李公墓表　王子仁城君諡狀
忘憂堂郭公墓表　先府君行狀

自然經室藏

高麗禮儀尚書申公夫人鄭氏墓表　京畿觀察使李公行狀
進士尹君墓表　先妣行錄
金童子墓表
從曾祖西華公墓表
愛懶子墓表
司直林君墓表
贈吏曹判書沈公墓表
進士任公墓表
錦山郡守李公墓表
成川府使具公墓表

淑人白氏墓表陰記 代從父作

故宗親府典簿贈承政院左丞旨任公穡之配曰淑人白氏籍水原父宣廟朝名臣議政府右叅賛贈左賛成謚忠肅公仁傑大父王子師傅贈吏曹判書盖堅曾大父承文院叅校贈禮曹叅判思粹母安氏文成裕之後淑人之生以崇禎戊申十一月二十四日先典簿公卒無子有一女歸于我曾祖贈領議政行縣令府君諱某有二子長諱某同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判書次諱某議政府右議政淑人之没距今百有

自然經室藏

餘年矣其平日言行之可紀及卒之年月皆無從而
徵焉顧嘗聞淑人恒言吾無子而幸有一女死必葬
我於楊山路傍使吾外孫之往来其先隴者得時歷
省斯吾願也家之長老相傳如此其言絶可悲 墓
今在楊州雲吉山某原其壙無誌其隧無碣甚且樵牧
不禁而日就蕪沒矣豈不益可悲哉同知公之胤即
吾先君子諱某官至觀察使贈吏曹叅判蓋自淑人
沿而下之至某為四代不甚遠也而其事跡猶黯昧
而難知況後於吾者又安能知吾之所知也是其蕪
沒者將至於頹圮而莫知其處矣某為是懼伐小石

立墓前略紀世系子孫附以舊所聞爲典簿公墓在
砥平東面松峴里幷記之以告後人

坡州牧使徐公墓表

故牧使徐公之蔵松厓相公以公從子之子既爲之
誌矣公之子永春公又命德壽俾表于墓按誌公諱
正履字汝守達城之徐自麗汔本朝世有顯官譜不
絶書曾大父嶰有學行早沒贈領議政大父渻判中
樞府事贈領議政爲宣仁兩朝名臣父景霌達城尉
尚貞愼翁主公生而有異質年纔勝冠值丙子虜難
奉二親浮海避亂能隨機應變卒以無虞又全活幾

自然經室藏

民將被搶者甚多癸未遭都尉公憂癸巳丁內艱前後哀戚幾不自全戊子陞上庠戊午二月四日卒于第距其生丁巳春秋六十二初授翊衛司洗馬轉至侍直副率歷歸厚署別提司憲府監察司僕寺主簿判官內乘平市署令又歷工曹刑曹佐郎正郎戶曹正郎司宰監僉正左水運判官六典外邑皆至誠奉公恥較厲取譽以是常有去後思韓山則以濫率罷於順安四經此使民不告罷曰緇衣咨就吏徒配縣之被罷校生誣之也宥除楊根郡守寬簡為治吏民稱便脩舉頹廢使一邑改觀踰年辭遞在金溝值歲

惡賑活甚衆邑有邑婢詛呪獄司因祟癘且司推官
避嫌致延滯前任家謂緩於治訴之臺府司是罷三
陟卽嶺外遐僻地公勸督人士俾興於學暇則命駕
海山超然有塵外趣常預畫邑弊未然者數事後皆
如其言見齮監司居殿罷最後除坡州牧使時世路
一變公不樂仕宦自劾歸以閒佚終於家公風姿宏
茂平居鄙倍之言不發於口忿厲之色不設於容恒
儼然自持而接人則溫溫和易事父母能色養友愛
兄弟甚篤撫諸侄如己子其有失責厲亦不少假也
雅好禮尤致謹於喪祭參取先賢成書定為奠獻品

自然經室藏

式且爲訓戒諸条以爲家範篤於奉先饗祀盡其齋
潔日必晨起謁廟雖燕居恒整衣冠終日看書循循
飭躬未甞蹈非禮雖長綺紈不喜芬華屢莅郡邑田
無尺寸之長罷官之日竆匱不給而亦晏如也始娶
楊根己丑遷窆楊州北夏生村負乾之原兩淑人幷
祔前淑人慶州金氏判書南重女後淑人宜寧南氏
司禦贈判書好學女承舅姑以敬處妯娌以和公之
爲邑守淑人未甞有一事累公視前淑人子女慈愛
無間人不覺其異於己出迨疾革飭諸子曰爾先君
每言合祔當以元妃爾輩宜遵治命我死別營兆域

俾合於禮其通義理多類此生于甲子卒于乙酉壽
八十二公有四男五女文在縣監女適閔世益沈梘
金氏出也文佐文佑令永春縣監文若女適李喜茂
文科參判次朴尚淳進士郡守次申澈牧使南氏出
也庶女高明燁內外孫曾摠數十八公於王母爲兄
弟實吾先子之仲舅也今於永春公之托義不敢辭
謹据相公文撮其畧爲表如此

慶源府使吳君墓表

君諱挺奭字君卓海州之吳移居會寧者至君凡十
世有諱鴻禮擢武科以誅鞠敬仁有功配享顯忠祠

生諱鉽以學行著名除璿源殿參奉準仕移典獄參
奉不赴生諱晉文不仕生諱貴宗薦授西水羅權管
是爲君考娶密陽朴氏武科榮女以孝廟辛卯生君
便弓馬有膽勇丙辰擢武科辛酉除防垣萬户庚午
再除防垣辭遠除武臣兼宣傳官辛未又除造紙署
別提移禮賓寺主簿壬申除孟山縣監未赴而遞甲
戌除司憲府監察出爲青丹道察訪以善治擢授雲
山郡守仍陞通政階辛巳遭内艱乙酉除明川府使
庚寅除慶源府使癸巳又遭外艱既免喪乃曰吾官
位已顯此而不足於何而足遂不復求仕退而老於

家其卒以庚子三月六日得年七十君為人嚴毅不
可犯居家教子女有法涖官率由是道故所至吏民
畏而不敢欺配曰淑夫人許氏學生滉女性仁厚十
七而歸于君善事舅姑舅姑甚宜之其卒之年月日
與君同而齒加於君一歲用是年五月合葬于府西
艾山先隴丙坐之原君生二男二女男長泰興武科
重試利城縣監次泰成武科未仕女適姜太晋全是
泰側出二子長泰豪次泰起泰興娶韓廷輔女無子
女側室出一男三女泰成娶朱栢女生一女幼姜太
晋生一女全是泰生二男三女泰豪娶李參女生二

自然經室藏

男一女皆幼秦起未娶昔吾先君子以朝命廉問北路其歸即以君名薦于朝其後又嘗按察海西而君在青丹嘗試諸將校射騶多不能中顧君曰君獨不可一試乎君即戎裝怒馬而馳五發皆中先君子還朝掌銓而遂以君擬除雲山及先君子出按西關而君尚未去雲山又以君政蹟聞于朝蓋君平日受知於先君子者如此而先君子既沒世亦無深知君者矣今利城君以余從家庭習知君有素走書數千里以君墓道之文見屬義不敢辭謹書其概俾表于君之阡

先府君墓表

先府君諱某字某全義人高麗太師棹之後入我朝有諱濟臣實有名德著于世三傳而爲同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諱某生黃海道觀察使贈吏曹參判諱某於府君爲考妣達城徐氏駙馬景霌女府君少孤奉徐夫人躬耕砥平東讀書求志朝廷用薦連除內外職皆不就甲子登文科歷官諫院憲府玉署銓部禮刑二曹參判大司成籌司提調又按察三道海西民懷其惠關西商驛畏其威卒有成績于畿輔嘗疏論外戚及內寵大忤肅宗旨丙寅特

自然經室藏

命削黜己巳又特命竄海島前後罪廢者九年不以
是變操論事无截直由是不得久於位告終于己卯
二月十三日春秋五十二府君雋拔開爽志節落落
遇事果決喜面斥人過然與人言輸發無所隱閒以
諧笑峻而能容好讀論語皆成誦配青松沈氏考贈
承旨諱県男長德壽今爲弘文舘校理次德海進士
壯元有才行早死女適沈鳳儀府君之葬在楊根郡
西古同山下丑坐之原世之人夫孰無父母苟能推
其心又豈忍毀傷斯丘敢以是祈於後之人云

亡弟大仲墓表

亡弟大仲有孝友之行有慈良之性有英達之氣有聰敏之才家庭之所奇愛宗黨之所稱賞士友之所傾慕一世之所期待而不幸短命死死時年二十七前死之數年癸巳擢進士壯元而其發解亦一等其凡以其體魄歸葬於楊根郡西古同山先塋丑坐之原而記其生卒世系曰君名德海以己巳歲生於南海之羣山其卒在乙未三月二日考諱京京畿觀察使兼兩道留守祖諱杲黃海道觀察使贈吏曹參判母貞夫人沈氏考贈承政院左承旨諱杲蓋君疏通亮直而或過於感慨淡於物累而猶不能忘情於切

名此其為人也十一而孤學於其兄數年之後文秇驟進其兄有所疑反以質於君非徒不敢師而已天之生之若固有意而竟夭椓之悲夫娶豆齋朴公泰輔之女無子其兄究彌神祇既無所及則遂泣涕而綴文既誌諸壙而又表其塋俾千載之前覽是表者不以蕉牧犯其塋千載之後得是誌者不以鋤犁毁其壙悲夫

趙道溪墓表

趙君道溪之葬李季和為之銘矣其父和中持以示余祈余表其墓余既感和中之誠又悲道溪賢而無

命据誌序次曰君名明淵嘉林人嘉林伯天赫之後
近世大儒拙修先生諱聖朞之孫出為伯父正儒後
君為人質直誠慤事所後毋金恭人甚孝恭人每稱
為孝兒恭人沒君毀甚幾不全然凡袝身之物必躬
自檢視不委於人為恭人之喜精朝夕饋奠又必躬
蒞其烹飪三年如一日喜施與貧族之無所歸者收
而衣食之從叔無家要與同居至兩家奴婢亦馴其
化門庭間絕無交鬨聲恭人族屬待之尤有恩意有
親死客土寠不能葬遍抵知舊卒無應者君獨惻然
解衣聘之又稱貸辦喪具以付竟亦無自德色君平

生平為多類此君雖退然不自衒於人然旁通世務頗以綜核事物自負以是識君者咸惜其不必試余獨謂君行義之高如此雖有他善皆可畧也君没以庚子四月一日得年三十七葬于水原乾達山面巳之原君凡三娶皆無子有女二人夫以拙修先生之賢而再斬其嗣此識者之所以疑於天道也季和云君仁足以悅其親義足以施其族行足以紹其世先生之有後足以徵于此余以為知言季和名廷爕和中名正禮今官漢城庶尹是為表

白賁堂趙公內外合窆墓表

楊州海等村有負亥之原故白貢趙公及配淑人光
山金氏之所葬也白貢公諱景字伯靜一字靜春豐
壤人父諱相鼎進士早沒出後伯父監役諱珉大父
諱珩行禮曹判書贈謚忠貞曾大父諱希輔分承政
院承旨贈左贊成妣南陽洪氏江原道觀察使贈領
議政命一女公始用薦除永昭殿叅奉歷官禮賓奉
事司饔直長國哀都監監造官掌苑署別提義禁府
都事卒于壬申三月二十一日壽四十五淑人父諱
萬均左副承旨大父諱益熙吏曹判書大提學曾大
父諱槃吏曹叅判妣延安李氏禮曹判書大提學贈

自然經室藏

謚文肅一相女卒于壬寅十月九日壽七十四既葬
之七年戊申孫文命顯命俱策奮武勳位卿宰於是
推恩贈公純忠積德輔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
象監事世子師豐興府院君淑人從贈貞敬夫人此
其終始大畧也公晳而長身疎眉目寡言笑制行甚
高凡於一切世味泊然無所好惟樂觀性理諸書晩
尤喜易以白賁名其堂專務實踐不欲以問學自居
嘗發解第二及覆試有奸人闌入考官按名黜閱公
恥之不製而出仍廢擧及當己巳坤宮遜位之日又

嚴仕弟舍人公大壽祭朴公泰輔疏事將不測公泣
與之訣曰汝死得其所復何恨子姪欲應舉則輒曉
以義理使勿赴尤篤於內行事親以孝奉先以誠推
而至於宗族之疎遠者待之曲有恩義蓋公生質粹
美自然近道而其得於講究踐履之實者亦不可誣
也夫人幼習小學內訓諸書飭身有度承旨公有庶
弟婦不得於所生姑姑嘗得小刃枕中持想承旨公
夫人時甫十餘歲為援理辨其不然承旨公大嗟服
婦亦終身德之祖姑睦夫人性嚴而趙氏族大然具
稱夫人之賢皆無間而白貢公清修高朗不以産業

嬰心夫人能勤勞經紀施及窮族不使公知有無公每稱閨閣中有知己及公病且沒顧夫人曰子其忍不死十年以卒養吾母夫人敬諾於是輟哭泣強飲食務以慰安洪夫人孝養至老不衰舍人公連喪配且有病竭力供其飲膳藥餌俾舍人公忘其無家責勵諸子不少假曰吾所以不死者以有老親及若曹耳其可教宕廢學使人謂寡婦子乎或自叩脛以示警教女孫曰事舅姑恭而已事君子順以正而已婦人之性類多褊躁然躁可使為緩褊可使為裕其要在一忍字三子為邑宰迭致其養又連擢大科並列

華顯夫人語諸子吾老不死過汝父十年之期久矣何心獨享此唯恐汝曹或有一毫差失以累名父也嗚呼德壽嘗一再獲拜公而稚騃安能有知識唯先輩所以論公者為可信其曰以卿相德冕有山林清疎之氣者滄江趙公涑之言也其曰心地潔白操履自别庶幾乎全其德性者朴文純公世采之言也其曰雖處名利域中而不受塵垢如一朶芙蓉出淤泥而不染者龜川李公世弼之言也其曰清而厚質簡而能溫裕乎其無自滿之色淡乎其有不盡之味者奉朝賀崔公奎瑞之言也千載之下覽斯文者庶可

自然經堂藏

以得公之髣髴矣至若夫人梱內之政固非外人所
盡知而當乙巳春判書公陳疏辭職而引夫人遺誡
為言上賜批曰有是母方有是子婦人而得蒙君上
之褒如夫人者卽古今之所罕聞此足以耀來世而
垂無窮矣夫人有四子長景兪文科壯元大司諫次
永兪交河縣令次文兪策奮武勳吏曹判書兩館大
提學豐陵君次顯兪亦策奮武勳行都承旨豐原君
大諫三子載健載望載源女適監司李匡德士人李
埴交河有三子載極載愽載億女適士人金履遠判
書有四子二女載浩載混載洪女冊孝章世子嬪餘

墓表上當有先君二字

幼豐原三子戴得戴翰戴斗公與吾先君子同年生而交最厚先君子在君山謫中聞公訃却酒肉不御者數日為詩以哭之辭甚哀大諫公又與余齒差一年其遊益無間方大諫公臨沒豐原呼且泣曰墓表其將屬誰文仁老而華仲和可乎公即頷之令判書兄弟竟以是見托撫念存沒投涕而為之記如此

孝友堂李公墓表

公諱世瀎字季輔李氏籍慶州為東方望族至文忠公諱恒福益大以昌再傳而為吏曹參判諱時術娶豐山洪氏參判霙之女有三子公其季也幼英特為

自然經堂藏

叅判公所鍾愛稍長文詞氣意皆卓然出流輩世皆期以遠大不幸短命死於辛亥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年二十七娶觀察使李公諱萬雄女生二子長良佐進士叅奉季漢佐金城縣令公之没今六十年矣一家長老皆無存者其平日志行之美無從而徵焉顧嘗聞公之仲兄龜川公恒言吾弟在父母之側父母必安之凡人於事親之節孰不欲自盡而其能得親心未見有如吾弟者其名堂以孝友者亦見其志之所在云嗚呼公之篤於人倫如此雖有他善皆可略也然公没之後二子皆不及大成而没叅奉二子宗

海宗澤金城四子宗柱宗樞宗構宗模亦長年死乃
無尸其後者此又何理也金城公嘗草公行録將以
丐文於世之立言者及病且絶手書牘背作臨死泣
托仁老六字蓋其望於余者如此重可哀也李孺人
慈善柔順有婦德没於己亥八月二十六日壽七十
五余姑也葬祔公墓在砥平東鹿多洞某坐之原令
議政公台佐關東按使衛佐皆龜川公之胤也按使
公將伐石竪表以戒樵牧而議政公書来曰子不可
負逝者遂浮出而爲之記龜川公諱世弼以遂學官
終判是爲表

自然經室藏

亡憂堂郭公墓表

亡憂堂郭公當壬辰島夷之變首起義兵擊賊於嶺南其功甚奇晩又棄官入山餐松辟穀其跡又甚奇不唯爨婢蕘竪皆知公名中朝人龔夢暘嘗抵公書云翁之事功振古稀奇吾中華莫不聞知若然者公之名固已播於天下矣世之談公者動必以異人稱之然不知公早遊曺南溟之門得聞性理之說其挺身赴國難非出於一時之慷慨而晩歲謝病又有見於儉德辟難之義非故喜爲驚世絶俗之行而然也公之墓在玄風縣南仇知山蓋公嘗有遺命曰龍蛇

之變二陵夷九廟火臣子之恥辱大矣吾葬不用成禮不封不樹掩坎而止無違吾志至今百有餘年之間不敢輒事增築李侯友仁漢陰相公之後孫也來守是邑首謁公墓周覽咨嗟以為土不敢加固所以遵公志墓而無識後之人又奚能知其為公墓於是邑之章甫皆曰然遂以告於令按使趙公顯命趙公走書於某俾為之記若公官閥事實後當有隧道之銘今只書所以識公墓之意公諱再佑字季綏苞山人生於嘉靖壬子卒於萬曆丁巳官至觀察使贈兵曹判書是為表

高麗禮儀尚書申公夫人鄭氏墓表

高麗禮儀判書奉翊大夫寶文閣提學申公德隣夫人光州鄭氏墓在光州軍盆里負亥之原與曾孫仲舟墓相距十數步而舊無表識於是本道兵使趙虎臣與道內守宰之爲夫人後裔者及姓孫之散處諸邑者同力治石謀樹短表以識其地且禁樵牧徵文於余夫人之沒殆近四百年矣其嘉言懿行無從而徵唯申公事略見於麗史史云忠定王遜于江華舊臣從者唯典校令申德隣等數人而已夫申公臨危不失臣節如此則夫人之媲德齊美亦可知也夫人

之子曰包翅擢第麗朝及麗亡退居南原之壺村本
朝以大司諫屢徵不起卒全節以卒夫人之教於家
者又可知也包翅有三子長曰檣文科叅判次曰棓
監察次曰枰文科正言孫孟舟庶尹仲舟郡事叔舟
文科領議政贈謚文忠松舟文科府使末舟文科大
司諫內外諸孫至不可勝計夫人餘慶之所及又如
此嗚呼盛矣夫人考諱臣扈官殿直申公字不孤號
醇隱高靈人墓在玉果介寺洞與夫人別葬云

進士尹君墓表

君諱敬宗字孝伯恭原人祖諱叙績戶曹正郎考諱

自然經堂藏

志和司諫院正言毋李氏贈左賛成行郡守鳳朝女
君七歲失母鞠於外氏藝業夙就年二十取進士正
言公有疾彌留君晝夜扶護憂悴成疾及喪哀毁又
甚既葬而遂沒得年二十六其歲乙酉三月五日噫
其惜也君禀質純明眉目秀朗有孝友行少喜酒正
言公慮其傷戒之自是飲未嘗至醉未弱冠作西征
賦詞采煒然人皆奇之其於功令文尤精妙善發題
意老於塲屋者皆歛手自以爲不如也初葬廣州五
浦丙戌移葬楊州加五里三山洞坐申之原趙孺人
祔焉孺人仁川府使顯期女通達事理有女士風生

先君二年没後君三年生一女適鄭光震始君之従父弟敬龍雲仲與君同學相長大及君病口誦詩贈雲仲曰幸借頓蛉兒俾保若教祀及將屬纊又以是托於趙孺人雲仲為余語其事潸然久之又曰吾凡之墓吾而不為之識孰當識者子其丐吾文俾成吾志記昔吾弟大仲有雋才成進士亦年二十七而殀無子其事與君絶相類而殀之月又同爲今吾因雲仲而悲君又因君而悲吾弟於是出涕而爲之文使歸刻於君墓上

金童子墓表

金童子名重鎮竹州人父僉知中樞府事學萬大父
嘉善大夫起門母仁同李氏通政而天女童子五歲
知讀書過目輒成誦不喜隨羣兒敎宕朝夕在父母
側視父母所食多寡寢處寒燠以爲憂喜每祭先必
齋沐隨長者拜跪唯謹七八歲作詩有奇雋語讀小
學凡書中所言必思踐行十一歲詩益工布紙運筆
絶不作陳俗語於是童子之名籍籍一世矣十二母
遘癘童子晝夜伏母傍目不暫交父憂其染也強使
避童子涕泣有難色母竟不起童子哭不絶聲水漿
不近口及葬告父曰母生而兒未嘗須臾離願以事

生者事死三年不離母側父不許童子色日悴淚汪
汪未嘗乾父惻然曰汝誠如此我復誰賴況十二歲
兒廬墓吾未前聞也童子對曰唯母體魄之在是所
不忍捨去三歲幾何固有限矣若夫承歡於大人膝
下則其日無窮父不得已許之乃結幕墓側日必三
時伏墓前哀哭土為之濕半年右腿痿結為腫日就
危篤父舁而歸治不效將死泣告父曰兒今死不孝
大矣顧母猶在淺土願大人擇地而窆不使兒抱恨
泉下言訖而瞑夫童子之才得於天其孝亦得於天
者也彼生於委巷唯知失母之為可悲又烏知聖人

有滅性之戒哉使其從搢紳君子遊稍聞以問學之功其才必益有以驚人而其行亦浸浸軌於中道矣以如是之美質而不克俾其成也斯可惜也童子死以辛亥正月十日其葬在高陽清潭里坐之原余始聞童子事爲出涕久之李君寅錫以童子父命來乞銘乃銘曰

吾觀童子詩云遊人日暮去滿地落殘棋夫斯世棋局也方其衆樂榮悴紛如於前政如白黑之交纏俄局收而棋散倏不知其所在夫然則奚咨十齡奚慕百歲其殤童子也固宜勿殤童子也亦宜吾銘童子

墓却用童子詩

從曾大父西華相公墓表

戚李氏籍全義肇自太師棹至本朝両益行清江公諱濟臣爲穆陵朝名臣有孫諱重基官新溪縣令贈領議政有二子公其季也諱行遠字士致號西華年十九登司馬二十六擢文科選隷槐院癸亥改玉歴藝文館檢閱承政院注書司諫院正言獻納弘文館正字修撰校理又歴天曹郎陞承旨丙子扈駕南漢以勞陞嘉善長諫院國子憲府出爲京畿監司以副賓客從世子質瀋既歸歴官凡十有一由吏書叅判

自然經堂藏

陞判書移判兵曹丁亥拜右議政戊子赴燕四月十六日道卒于灤上春秋五十七公長身美鬚髯氣象豪爽而內實簡重居官一以清愼立朝三十年田園臧獲無有加於舊每公退杜門大卧尾枕草薦蕭然若寒士白洲李公明漢嘗稱士致閑居燕處觧衣盤礴螘視一世達觀千古渺然有天際之想及其垂紳搢笏出入論思能使百僚畏憚至其文思華妙皆欽而不見不欲與世爭名此豈今世人所能及論者謂能善狀公也先配羅州朴氏南郭東説女生一女適縣令李觀夏後配清州韓氏縣監師德女生二男三

女男長萬最奉事次萬有學生女適副提學李端相
領議政柳尚運朗原君偘奉事公男徵冊進士徵楫
牧使徵海牧使女適學生崔應望承旨鄭栻參奉朴
宗厚學生公出後公從弟參議韓行遇男徵龍參奉
女適朴正陽柳壽益縣令男善源掌令善淵郡守善
溥判書女適牧使柳以升士人金一兌副提學男喜
朝大司憲賀朝府使女適縣監李滓判書金昌協判
書閔鎭厚士人宋徵五郡守鄭厚一領議政男鳳瑞
校理鳳輝左議政鳳逸府使鳳協縣監鳳采主簿女
適大司憲李世最朗原男瀞濬溥深公之墓在楊根

自然經堂藏

水南里兩夫人祔焉始有表而多缺傷又不書祔位
歲辛亥公之季孫牧使公之子德淳出宰金川將謀
改刻托余爲文公之事行既已載於史乘而又有碑
誌之述今只記歷官大略子女內外孫及卒之年月
祔以白洲公之語俾後有所考焉

愛懶子墓表

愛懶子姓洪諱濟猷字仲經南陽人丁酉擢司馬一
等辛丑除章陵叅奉不就其秋七月二十四日得疾
不起得年三十三嗚呼惜哉始愛懶子少從余學而
與余弟德海遊甚驩故余知愛懶子爲最詳愛懶子

幼端儼未嘗有一事違忤長者意其王考觀察公授以擊蒙要訣便能曉其大義多所踐行稍長沉重安詳鄙俗之言苟且之行絕於身口至於財利聲色亦淡然不入其心唯喜讀書與從祖凡耐齋公相磨勵爲古文詞耐齋公文眼高一世於人少許可獨深服愛懶子余嘗語耐齋公仲經兒時有所叩問吾輒窘不能對獨心奇之至於古人文字艱險不可解者仲經又輒句分章析如見作者心中事吾又未嘗不驚異自知其不能及也子其愼之毋見輕後生耐齋公即誦其一聯曰春心欲動藏梅苑夕照偏明有雪村

自然經室藏

如此語豈今人所能道相與歎賞久之盖愛懶子少
喜戰國策蘇老泉之文故其文長於捭闔論辨而若
其沉思雋語自出機軸則又其自得者爲多耐齋公
既中身而沒不克大究其志業而愛懶子又短折若
此夫同流合汚之士如宰嚭之吉更彌原被陵而高
才遠志擬迹古人者世不一二見幸而有之又必夭
椓摧閼俾不得有成此何理哉悲夫悲夫洪之先有
諱殷悅麗初爲太師入我朝文正公聖民忠烈公命
耉爲穆陵長陵兩朝名臣忠烈之子曰重普官右議
政生諱得禹官江原道觀察使生諱致中官議政府

領議政娶慶州李氏通德郎寅斌之女是爲愛懶子考若妣其婦爲恩津宋氏牧使炳翼女文正公浚吉曾孫生二男長益彬次幼益彬娶留守俞拓基女生二男並幼益彬纍然衰服踵門而請曰吾父之墓將竪表矣其陰之記非子孰宜爲自吾哭吾弟視愛懶子如吾弟今二人者皆不可見而唯黨日從遊追思如昨日事爲之潸然涕出謹畧記如右俾歸刻焉耐齋公諱泰猷有集行於世愛懶子之文亦袝見焉

將仕郎林公墓表

癸丑冬松都守臣啓言故將仕郎林千壽善養其父

自然經室藏

父既耄行止不辨燥濕手壽力偹衣衾隨污隨換其
便溺所及躬自浣濯食餘雜噬溲者必自食不以及
於家人父性畏蟾每行持杖在前驅除不使之見嘗
隨父上塚祭畢假寐忽空中呼其名告以牛逸急起
視父逐牛渡溪跌於水中遂得扶歸父益衰病不能
行懸竹兜子坐父其上身自推之其欲外出又輒背
負行以順適其心父久病體羸不能帖席卧以手奉
尻掌背至腐黑如是者十有二年斷不入私室及父
死三年廬墓哀毀人所不忍見此皆實迹而故相臣
金堉取以載松都誌其言尤可信宜有表異之典上

可之於是有司具儀物施其閭如式後孫會者數十人既卒事相與言曰吾祖純行晻翳百有餘年今而幸得表章使東西者有所瞻禮斯誠吾後孫之慶然墓而泛無表不唯後之人無以識其處其爲後孫羞不既大乎迺相率謁文於余余守臣也又嘗爲太史記人善惡職也遂不辭而爲之敘曰公字守吉沃野人祖諱萬齡考諱春茂嘉善妣會尾金氏學生命根女生於隆慶己巳卒於庚午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二其葬在松都鷹峰西麓乙坐之原娶連谷金氏學生仁福女有三男二女男敭陽敭實敭晟女適

自然經室藏

金始南金大鑑內外曾玄多不能盡載數實孝友克
肖公丙子之難數陽爲虜所得數實冐刃爭庇虜義
而不殺并拘軍中數實乘夜負兄走天明視之他人
也還入虜陣以詭辭免後竟竊負而逃人皆曰有是
父宜有是子附著之以見公行脩于身而敎行於家
庭者如此云

全州府尹贈吏曹判書沈公墓表

公諱橈字文伯姓沈氏青松人青城伯德符之後也
曾祖諱忠謙兵曹判書贈左賛成祖諱忻藝文館待
敎贈吏曹叅判考諱廷和青城君妣貞夫人李氏宣

陵曾孫靈川君侹女庚午擢司馬始仕爲健元陵叅
奉旣遞復授四山監役歷掌苑別提工曹佐郞出監
靑陽縣庚寅擢增廣乙科其所歷內則禮曹兵曹佐
郞正郞侍講院司書文學弼善司憲府持平司諫院
正言獻納成均館直講司僕正宗簿正承政院同副
承旨轉至右承旨又以兼春秋預修仁廟孝廟兩朝
實錄外則江原都事淸州牧使大同察訪忠州牧使
鍾城府使全州府尹丙午二月十七日告終于家得
年六十一以其年五月窆于楊根郡西先壠癸坐之
原後十五年庚申以子參議公叅會盟推恩贈公吏

自然經室藏

曹判書靑平君公器量宏厚志操堅貞長於文詞而不肯以藝自衒生於黨論之世而不肯隨俗趣捨人皆慆慆公獨惵惵人皆皦皦以爲名公獨渾渾以泯迹凡世所趍競一切擠而與之盖嘗有恒言曰吾無他過人者但足不及銓官門耳公之與世抹摋固公之所自取而其著於政術者則亦有不可盡揜者於淸於忠或當營牧初分區處俱得其宜害不及民或値民飢賙賑有方設濟民倉多居穀物以備儉歲繼用鍾處國尾吏無久計器械鈍弊恬不致意公盡心修治咸使精利可用曰道臣狀聞有錫馬命薦於行

誣前後居憂曰毀成病妹氏早世取其子而教養俾
有所成立即金公萬吉也其於族親救患恤窮視力
所及平居簡言笑非有客閑閤清坐戶庭闃闃若無
人衣服飮食與寒士無別而去官之日不以一毫自
隨在家則口不出財利之談其清介絶俗又如此世
之淺識公者皆以度支文衡見期而位不稱其德豈
不悲哉前夫人同福吳氏校理謜女生一女後夫人
漢陽趙氏知中樞府事縡韓女事姑以孝訓子以義
生一男二女男壽亮吏曹參議女長適郡守申彌華
次適主簿李泰朝參議三男璟早歿瑋成川府使

珙吏曹參判璟三男命哲縣監命達縣監命弼早沒瑋
八女無子取命復爲後珙二男三女男命億命復女
適金用謙徐命翼李幼命哲二男二女男鎔參奉鑟
女適吳彥佐命達三女命弼無子取鑟爲嗣申弼華
二男二女男載縣監轂府使女適李濼李尚泰李泰
朝四男二女男堯臣華臣夏臣湯臣女適尹敬直申
晳應教内外曾玄不能盡記公之諸孫多早死獨成
川在耳以公表隂之文見屬以鎔之壻於吾也不敢
辭謹受而擧其略如此

成均進士任公墓表

公諱世昌字大受任籍豊川在穆陵朝有諱允臣歷
官典翰終大司諫生諱鈾號鳴皐除官不就卒贈司
憲府執義生諱晃之遍歷三司銓郎生諱寔潛德不
仕娶晉州鄭氏學生期瞻女是爲公考妣公性慈仁
事父母遇兄弟一於誠懇嘗割指愈父病踰六旬居
母憂不以衰而怠於禮三年不御内弟世復號日新
齋賢而早沒公育其孤俾有成立平居簡率任眞而
至義之所在理之所安則執守堅貞不可撓奪聰明
絶人過目輒誦爲文瞬息千百言滔滔不竆丁巳始
選上庠後屢擧竟不第所居不庇風雨僻居近地磬由

使字似衍

方出入而處之晏如不以外物累心晩頗留意於攝生之方以清心寡欲爲本每與人談論古今神旺氣逸眼先曄然少無窮困憔悴之色癸卯四月八日告終于第享年七十有七前一日作遺書戒子葬祭使皆從儉七月窆楊州蘆原翌年四月遷窆于通津府南井洞坐戌之原從先兆也前配延安金氏通德郎重五之女葬在南平縣野竹里二女適柳鳳朝趙泰夏繼配德水李氏宣教郎之敦之女祔葬公墓右一女二男女適韓枰男長選進士次達早沒其妻韓氏死烈旌閭李孺人事姑鄭孺人至孝暑則手箑而涼

之當寒以身溫衣而進鄭孺人齒豁不能嚼堅梗必爲之糜饘晩起作粥以供雖夏夜冬日不差其時鄭孺人感其誠孝每稱說不置及鄭孺人沒三年執喪無違禮遇忌哭泣如在袒括躬執刀几達曉不寐終身如一日教子尤有法警其太縱而寬其太拘善提其昏善牖其迷蓋其得之觀感者爲多而孺人生質之美亦有不可誣者並記之以告後之人云

錦山郡守李君墓表

吾李氏自高麗太師棹以後冠冕相承八百餘年矣盛極而衰至近世無論策名立朝者絕少即頭角嶢

然爲後出秀亦鮮其人唯吾族弟德隣資重厚而氣則軒爽在家孝於親雖不由科第進而其莅官設施皆可爲後法若可以振旣頽之家聲而竟年四十九而沒殆天之嗇吾宗嗚呼其可惜也君字子芳在穆陵朝有諱濟臣以文武才官止道兵馬節度使贈領議政號清江三傳而有諱行遠議政府右議政贈謚孝貞生諱萬最司饔院奉事生諱徵海原州牧使娶海平尹氏庶尹塼女是爲君考妣君始官爲章陵叅奉歷司宰監奉事掌樂院直長漢城府叅軍氷庫署別提義禁府都事忠勳府都事敦寧府主簿判官外

則守榮川錦山安山三郡榮錦民皆竪碑頌君政而
榮有君所築堤利及民甚慱至今稱爲李公堤云辛
亥卒於其凡金川任所二月二十一日也葬于安山
陽登村坤坐之原君貞實無僞篤於行誼恤窮悶難
有古人風遠近宗黨一口稱之娶慶州金氏領敦寧
府事慶恩府院君柱臣女無育取族兄德淵子厚培
爲後厚培亦死於君服中亦可悲也金淑人治君後
事甚悉又將竪表君墓而徵記於余尚記已酉春君
訪戒於水回村夜與連枕君忽謂余曰吾病已痼恐
不能久於世余曰君資稟頗厚何遽出此不祥語君

復曰病痼矣其奈何余重加慰勉而罷豈意君果先余死而余以不腆之文令又識君之墓也哉悲夫悲夫今上即位之十一年乙卯三從兄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德壽謹記

成川府使具公墓表

具籍綾城者皆祖麗朝上將軍存裕其後世有勲戚為東方巨族靖陵朝綾原尉思顔尚孝順公主無子取弟左賛成綾安府院君文懿公思孟子宏為子夭無后又子其兄綾海君忠肅公宬子仁垕寔請祉元

勳左議政綾川府院君無子取兄敦寧都正仁基子鎣爲子官同知敦寧府事贈右議政綾南君娶僉正梁公譔女是爲公考妣公諱文濟字以寧豊下美鬚髯質直坦夷絕無毫髮外飾持家斬然有法度僮奴不命不入中門與弟大將文治友愛甚篤同居無私蓄稍不見至披手蹟以代面撫恤貧族嫁娶歸以貲俾不愆期與人交輸發府藏絕去畛域然見有盜名行詐者疾之若浼已此公爲人也少善屬文中丙戌司馬嘗赴文科會試旣髙選矣以違格坐黜公曰是殆有命遂不赴應舉蔭補典設司別檢陞司贍寺主

簿工書佐郎又陞刑戶曹正郎出監白川縣辛丑復
自工曹正郎出守榮川郡入爲忠勲府都事掌樂院
僉正出守安岳郡移病遆丁未除淳昌郡守不赴復
由地部出爲富平府使辛亥又自軍器寺僉正出爲
成川都護府使公之爲政以忠厚爲先而律已甚嚴
以故所至皆稱治易獘興壞去之日如始至朝家嘗
爲推擇水原防禦使而公爲副擬堂下蔭仕之預是
望世稱極選辛亥丁大夫人憂壬子繼持祖母重衰
毀踰制及禫而沒甲寅十月三日也壽堇五十翼年
正月葬于春川上楸谷負卯之原元配宗室豐萊君

灤女繼配李氏學生敏覺女俱賢有婦德男宗柱通
德郎次廷柱忠勳都事皆元配出也側室男興柱宗
柱一男一女男爀漢城判官女適監役洪禹宣廷柱
一男二女男熺監役女適進士朴敦義郡守尹益駿
興柱繼子燮煉二男長夢奎早沒次宅奎文科持平
熺一男一女男昌奎女適進士金尚璧宅奎三男長
允明出爲夢奎後餘幼夫以公之賢不及究其用其
歸竄于淺也無疑今持憲宜不久淹下位而諸子又
蔚然見頭角其必食公之餘可執左契俟也德壽與
持憲同損燕价留館日以公表陰之文見托不敢辭

謹受而舉其畧如此

崔西順墓表

公諱尚健字西順崔籍海西之海州文憲公冲文清

公滋其事蹟載麗乘入我朝副提學萬理直講慶昌

俱以文行著名三傳而爲司導寺正諱碩英生敬陵

叅奉諱翼異端娶順興安氏贈戶曹叅判壽星女寔生

公于戊申之歲公早喪父母繼失王父母伶仃孤苦

幾踣而堇存然喜博觀天下書如子反之歆屈到之

芰經傳外莊老佛氏及稗官小說無不上下貫穿包

絡無餘嘗從叔父艮齋公討論古今出幽入微艮齋

公歎曰汝之所得非吾所及晩又喜讀邵易其爲文
取材博而用意深前後泮試每居前列發解大小科
亦十餘或兩中或占一等而竟困於會圍貧窮益甚
乃至累日不炊然志操愈厲其言曰以吾先父母之
德之行不克享于身吾且不克顯吾父母是可痛也
然以先父母而不克享命也吾之窮亦命也天資溫
粹平生無疾言遽色與人處久愈可愛事艮齋公如
事父庚寅艮齋公有事移居公拜送於門外瞻望涕
泣移晷不去至今隣人感其誠而傳其事云公沒以
肅宗甲午三月十八日得年四十七初葬利川新谷

自然經室藏

丙申改窆于陽城先塋白蓮峰下丙午又改窆於同麓丑坐之原孺人昌原黄氏祔焉有二男二女男裕興祉興并秀而早沒女適正郎趙鳳翕士人李德明裕興有一女無子取從祖弟普興子粹獜為子祉興亦取普興子粹然為後余與公少同筆研情愛甚篤公之妹既為余妻而余之女又為公子婦余妻不幸早逝而公子亦從公九原矣唯吾與吾女獨煢然在世今粹獜具狀屬以表隧之文後死之責唯在於是感念存沒不自知涕之流落也畧序如右俾歸刻焉

恭陵參奉徐公墓表

公諱宗沂字曾源達城之徐皆祖高麗郎將閈至我
穆陵朝有諱渻號藥峰官至判中樞府事贈諡忠肅
有子景霱僉知中樞府事公之曾祖也祖諱坦復通
德郎考諱文翊承文院著作早沒妣德水李氏承政
院左承旨程之女公平居手不釋書雖在京不喜交
游其跨馬出門計一歲不多數世方分黨排軋為士
者乃或以此釣聲譽為仕宦階梯公足不一蹋太學
名不一登儒章公固無求於人而人亦無知公者己
巳登司馬癸未除恭陵參奉乙酉遭母喪服除遂謝
公車業歸楊根大灘縛草為屋庭植桐梅室左右唯

自然經室藏

書籍時從里社友看花釣魚以自娛辛丑移居忠州龍岧江己酉四月初九日終于寓舍得年六十七其六月葬加次面飛鳥山卯坐之原公性度莊重不苟言笑不喜談人過失介而有守雖甚窮推分安命不怨不尤子弟或欲致意當路蘄有以幸復公輒止之曰吾守吾靜久矣愼無溷乃公爲也配廣州李氏廣陵府院君克堪之後忠州牧使萬亨女潔淸方嚴閨範甚飭沒於丁亥壽四十三始葬著作公墓右庚戌移祔公墓擧三男一女男命維奉事命斡生員命輔早夭女適路豊君楙側出男命僩女幼公於德壽爲

三從兄記昔己亥之秋余以事留大灘十有餘日公
褐衣木履來見高顴哆口鬚髯蒼白如世所畫老仙
絶無塵俗氣及余築室故老隣公舊莽則益懔公高
風而不可及今奉事以公墓文見屬不敢溢不敢餙
以遵公黜華尚實之遺意云

贈司憲府持平李公墓表

公諱尙泰字泰而其先湖西之全義人太師棹有開
國勳光于麗史至我英陵朝孝靖公貞幹以孝聞官
中樞院事生諱士寬官漢城府尹有七子苐五子誠
長官禮曹叅判生諱壽男兵曹叅判榮佐理勲封全

自然經室藏

山君贈謚良簡四傳而爲靖陵叅奉諱遇春公之曾
祖也祖諱廷祿恭陵叅奉考諱東陽忠武衛副司果
連三世皆以文行著妣潘南朴氏宣教郎潛女公幼
聞忠孝二字義於司果公司果公曰事君盡命之謂
忠事親竭力之謂孝自是口不絕誦在父母凡舄間
能體行不怠見者異之曰孝靖之門又出孝子嘗從
文谷金相公學文谷甚稱之及長請業于南溪朴先
生始聞爲己之學奉親居坡州之七井里家甚貧而
供養無缺父母一餅亦一飯父母不食亦不食太淑
人嘗遘癘瀕殆公刲指取血以灌口夜必禱天以蘄

寔佑太淑人疾果愈是冬疾復作公又斫一指進血
延四日乃沒甫過練司果公病又瀕氣將絶公引刀
刺股出血以羞乃得甦數旬而病發益危復斷指如
前得少間及其居憂衰麻不去身每上墓哭擗過者
不忍聞其祥服闋移居大興搆草廬于楓岩之上訓
誨後進多所成就晨必謁廟夕亦如之遇忌必澡浴
將事哀號如袒括初見與父母齒均者加避敬或語
及父母輒嗚咽父之丙子四月十二日告終得年五
十三九月葬于郡東白月山向乾之原朴淑人祔爲
公始贈戶曹佐郎後司遠臣陳其實行加贈司憲府

自然經一至二藏

持平仍命旌其閭初娶丹陽禹氏成均生員益之女不育別娶新昌止村繼娶蔚山朴氏通德郎震馨女有一男五女男弘濟娶李仁相女生二子德龍德麟一女適李廷彬五女壻洪胄尹金斗翼姜一球具銃朴世華各有子女公嘗有戒子詩曰處獨唯如處衆時皇天知我鬼神知中門洞豁人皆見方寸從今不自欺嗚呼此可以見公之所存矣余與公同宗又同出於孝靖公弘濟不遠數百里踵門求爲公墓文至三返而不怠義不忍辭謹據蔡君時中所爲狀畧書如此云

司憲府持平贈左賛成尹公墓表

故三友堂尹公没且五十餘年矣其墓在長湍盤龍山而壙無誌隧無刻公之季胤白下谷嘗以表隂之記見托余諾而久未爲也未幾白下谷又没於西塞則余之悲其有旣乎以得與之壻於吾也繼以爲請於是出涕而爲之書曰公諱世喜字公度海平人麗之司空君正其遠祖也我穆陵朝有諱斗壽領議政海原府院君贈謚文靖生諱暄體察副使兼平安道觀察使生諱誼之清道郡守贈吏曺參判生諱坱贈吏曺判書娶龍仁李氏承旨士祥女是爲公考若妣

公十一而孤能自刻厲爲學中丙午進士再除義禁府都事皆不就復除連源察訪翌年壬戌擢增廣文科選隷槐院朝論初歧主史薦者疑公趣向故遷就之公輒用監造勞徑陞六品歷典籍騎省郎除持平因前人仍職遞復拜正言論吏曹判書李翊行政淆濫大啓幽徑負聖主面誠意并請汰濫仕者上雖不納未有深罪意閔左相鼎重上劄慫恿之上始發怒特命削去仕版政院繳還玉堂兩司請對論執上終不聽因右相南公九萬爭力改命削職兩司閱月論不止又改罷職大司諫任公相元持平金公宇杭相

繼仲救語多痛切閔公旋亦悔以導成君父過舉陳
疏引咎越三年始下叙命既叅館錄矣為時相所尼
為便養乞外得平康縣監司事罷皈除正言㫖請海
運判官皆不就戊辰復為持平當是時李師命為兵
曹判書奸慝狼籍行路側目而上寵任甚隆力勢傾
朝廷人不敢忤其意公閉户草疏悉發其平生罪狀
疏既入日昃不下子弟聚首憂悸既昏宣批曰身居
言地不較利害抗章極論謇謇之風予用嘉尚廷中
為之大驚而公論莫不增氣雖平日黨助師命者亦
愕眙不敢片辭營救獨時相一人劉請究覈翊之凡

自然經室藏

也上命台入侍詢其虛實公前對益忼慨仍以臺言
究覈虧損國體引避於是兩司始發啓竄師命當其
時微公言師命不可去臺論不敢發矣始罪宗杭怙
寵恣橫流聞叵測公欲并論毋夫人泣曰論一師命
尚不可測况此事關宮禁何可妄論禍之及也無日
矣獨不念我老人乎公不得已寢之然意中殊以爲
恨其棘棘忠鯁如此嘗謂士大夫任言責而一日不
言是忘君也以此每入臺地輒盡言不諱雖見顛沛
而不之恤焉其冬復選玉堂前後擬台閣與館職甚
多而終不用出監衿川縣申相國翼相歎曰用其言

不用其人天意未可知也因在囚盜自裁方伯文致
逮問在獄聞壺殿遜處三諫受刑憂憤嘔血及出獄
疾益甚告終于衿川鄉庄巳巳九月十六日也享年
四十八始葬禮察公墓東庚坐之原後癸丑十月改
葬于猜東壬坐之原以白下公貴屢贈公左贊成兼
帶如例公天性孝友善事毋夫人未嘗有一事違其
志者一妹甚憐雖竆窶流落未或暫離妹亡眷兩甥
如已子兩甥亦視公爲父公甞皆加服至朞接人不
設畦畛見有過必加規責而未嘗傷其好每言國家
受病專在黨論其秉心持論無所偏倚亦不肯馳逐

自然經室藏

交遊於諸公間嘗語子弟曰臺閣刺舉常在於當國者故吾前後所論適皆一邊柄用之人然以此而目我為某黨則甚非知我者也公既與世抹摋未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憂国惓惓不以進退而有間嘗書魏弇身在江湖心懸象魏八大字於座隅每聞朝政闕失輒嗟惋乃至夜不能寐又嘗慕諸葛武侯陶靖節陸内相忠節壁画其像并書出師表歸去来辭奉天奏劄於下以寓尚友之意其扁堂三友者亦以此也雅好讀書經傳百家多成誦為詩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思而贍暢有趣所著若干卷藏于家配

贈貞敬夫人全州李氏左承旨贈吏曹叅判同揆女芝峯先生睟光之曾孫也孝敬勤儉識慮周達內外婣親咸敬慕焉己亥正月二十七日沒于江西衙舍享年六十七擧二男三女男長游吏曹判書次淳即白下公行判敦寧府事兼吏曹判書女長適縣監李明卿次適李思孝次適趙基命游三男二女男長得運教官次得載正言次得輿出爲淳後二女壻監役張民翼李宜文李明卿繼子夏鼎女適縣監趙景彬李思孝一子奎瑞趙基命繼子載濟記昔公嘗語吾先子曰吾有二子必皆貴然若論韵格俱不及吾何

者以其稍近今世人耳戚則令人身而古人心㝎具不合於今之人也德壽窮識之不敢忌閲世既久卒未見高亮峻正復有如公者乃知公自知者為甚審而先輩風流今不可復追也輒并記之如此俾刻于墓上云

西堂先生集謚狀

吏曹判書李公謚狀

公姓李氏諱慶徽字君美自號春田居士又稱默好

鼻祖諱謁平佐赫居世始著籍慶州至高麗有諱金

書官三韓功臣配神鸞宮夫人羅王金溥女其後門

下侍郎鷄林府院君文忠公齊賢以文章德業名聞

中朝世稱為益齋先生入本朝有諱尹仁官平安道

觀察使生諱公獜官昌平縣令娶朴醉琴彭年女有

八龜之祥果育八男其第三諱蘊文科禮曹佐郎號

再思堂沒於甲子史禍追贈都承旨寔公五世祖也

自然經室藏

其弟成均生員鼂無子子再思子渤贈左承旨生諱
憬瀡贈吏曹判書兩世皆以家禍不仕生諱大建癸
酉進士吾目爲館中顔子不幸短命爲士林所惜贈
議政府左賛成生諱時發刑曹判書謚忠翼爲宣仁
兩朝名臣贈領議政初娶驪興閔氏進士敬男女繼
娶高灵申氏承旨應榘女以萬曆丁巳二月壬寅生
公于安邊府忠翼公任所始忠翼公將娉申夫人夢
兩日相繼出海覺而心獨異之及公及公弟議政公
相繼生遂以海日命公小字幼島偉異凡兒六歲能
誦項籍傳隨忠翼公賛畫西關按史朴爗来就座忠

翼公命公出拜公不可曰聞按使暴虐喜殺人何用
拜為忠翼公甚奇之甫十歲忠翼公捐館公號擗一
如成人申夫人惧公兄弟幼失學課讀甚嚴每戒之
曰吾所以苟延至今日者只望汝輩能有所成立汝
苟自棄吾復何望於是公兄弟益自淬勵早夜孜孜
至年十三四文譽已蔚然為先輩所推服十七中癸
酉司馬一等出遊賢館論議踔厲常屈座人甲子十
月擢別試文科時公弟議政公亦先公一月魁庭試
一世艷稱其榮遂隸槐院乙酉薦入史局歷檢閱待
教奉教兼侍講院說書丙戌陞典籍移兵曹佐郎司

憲府持平論清州前牧使崔繼勳貪黷不法狀請拿
覈繼勳抵頼且多誣公語禁堂有右繼勳者議讞不
以實上特命拿公問大臣言臺諫以風聞論人設有
差誤不宜逮問上然之只命罷職諫院爭執仍劾禁
堂上不許己丑叙復兵曹佐郎陞正郎又拜持平庚
寅出為高山縣監律身清簡愛民以誠及故民追思
碑之壬辰選入玉堂以事忤旨有勿付職之命甲午
夏議政公巡按嶺南既復命孝廟特賜召對以前後
奉使稱旨面加奬諭顧謂臣曰此李京之同出乎承
旨洪處亮曰京之弟也上曰頃有勿付職之命今可

付職矣爲直講兵曹正郎副校理乙未與舘僚陳劉
忤旨諸僚并有付籤之命罰名獨不及公公累疏固
辭得遆乃已連除修撰校理司諫院獻納丙申以副
修撰與諸僚聯劄陳戒上即引見呼公進曰近日天
灾孔慘憂懼方切今觀爾等之劄言甚切實以文字
批荅似涉無實欲爲面諭有此引見之舉矣公對曰
臣聞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畏唯願
殿下澄本源之地盡修省之方則天心克豫國事修
擧在一轉移之間耳上極加嗟賞顧語承旨曰今見
玉堂之劄又聽儒臣之言多有裨益之事矣薦拜吏

自然經堂藏

曹佐郎適爲獻納以内官踰越法例擅侵外朝啓罷
其職丁酉兼南學教授實錄兼春秋陞吏曹正郎兼
漢學教授侍講院司書校書館校理爲便養陳疏乞
郡詞意懇篤上愍其情理特允所請而銓部格不施
戊戌爲副校理吏曹正郎兼侍講院文學中學教授
尋以暗行廉察湖南既復命多所條陳而尤致意於
軍兵弊瘼率爲該曹所防啓公又疏陳海防踈虞水
陸軍疊役之苦反覆累百言上優批褒異嘗召對廟
堂諸臣特令公同入謂公曰觀爾書啓中許多所陳
似無未盡之事仍問沿路軍民徭役及諸般利害公

口對甚悉上并嘉納焉秋陞副應教移司憲府執義
以徵事遆爲成均館司成復爲副應教宋同春浚吉
自山林徵拜憲長朝野方想望其風采而遽陳疏辭
遆公上章請仍置其職以盡用賢之實上荅以追悔
無及令該曹依公疏施焉遆爲成均館司藝己亥復
拜執義兼侍講院弼善内侍作弊及守宰不職者多
所彈論遆爲掌樂正復入玉堂應旨陳劄有曰君道
至廣要在修身安民學不講則身不可得而修政不
擧則民不可得而安御經筵接賢士益進聖學改貢
案修田政務寬民力則身修而民可安矣上特賜優

自然經室藏

荅至以今聞昌言不啻藥石爲教所陳之事亦令廟
堂稟施歷司諫院司諫司僕寺正又歷執義應教議
政府檢詳舍人冬寧陵復土公以殯殿都廳例陞通政
拜兵曹叅知庚子拜吏曹叅議嘗於獨政日顯廟傳
于政廳曰醫官梁濟臣曾有守令差遣之命令於陽
川之窠不爲備擬何也公即啓曰醫官除邑宰事異
常規不議長官不可擧擬上累下教俾公奉行公竟
執不從於是上特除濟臣陽川而舊例政官罷政下
旨始得出至是上故終日不下其啓政院累稟亦不
荅罷漏後下旨之啓始下公經夜政廳還家即呈單

得適自是雖擬他職必靳黜宋尤齋時烈李典翰壽
仁相繼陳疏言其不可上尋亦悔除承政院同副承
旨以親病辭適除成均館大司成復爲同副承旨轉
至左副承旨辛丑又拜吏曹參議四月丁申夫人憂
癸卯服闋拜戶曹參議承旨遷弘文館副提學時太
學諸生請以牛栗兩賢從祀文廟而嶺儒金鋼等疏
詆之上以知道爲批而太學辨誣之章仍以勿爲煩
瀆爲荅公請對痛卞鋼等誣罔狀且言批旨未妥上
曰今日請對謂有何等事乃此事耶公曰卞別邪正
豈非治亂之大機乎上曰自先朝不許從祀非以兩

自然經室藏

賢道德爲不足也又教曰予何嘗以金鋼之言爲是
與之辨别亦甚疲勞矣公退而陳疏曰夫邪正之別
是非之分國家之治亂興亡所由判頃者金鋼之疏
實爲斯文大變而邪正互爭是非不明則下誣之舉
烏可已也伏見聖批殊欠卞別之道顯示厭薄之色
此聽聞之所以駭惑群情之所以抑欝者也又曰古
今天下安有公議不申邪說肆行而能國其國者若
使群下早知聖意之所在則豈有今日之紛紜乎恐
日月之明或眩於邪正弁容其誣毁之言矣又曰目
今灾異累見人心国勢無一可恃而近日之旱人類

將盡固知殿下憂勞恐懼之誠宜無所不知然而畏天恤民之意未見有感孚于上下賢士日遠讜言不聞大小臣工悠泛偷惰置國事於無可奈何之地嗚呼豈不危哉又曰政府總攬權綱盍奮振作之志容受臺啓以廣忠諫之路無以病憂自沮無以因循自安責勵大臣警勑百僚痛革委靡之習各存惕慮之心凡可以應天消災之道革弊救民之政悉盡群言俱收長策有同救焚拯溺則庶有一分圖回之勢又曰先大王每於臨朝開講之時慨然下教責勉群臣曰廷臣縱不愛國獨不愛其身耶一朝為亡國大夫

則余其身何哉天語在耳尚如昨日臣請敢以先王
此教爲殿下流涕而誦之伏願殿下以慨然之心克
體于身以責勉之教激勵臣僚上優批曰疏中陳戒
予甚嘉之而厭薄之說予實未曉也由是士論稍長
國是乃定竄錮之啓始發矣自是連除吏曹叅議承
旨大司諫大司成副提學或再除或三四除間又兼
槐院籌司副提調疏決廳堂上上嘗於筵中詢鄭陽
坡太和曰李景凡弟孰優鄭公對曰是眞所謂難弟
難兄而其兄稍似弘大矣洪左相命夏曰景之風度
力量似勝於弟矣上曰予曾於春坊進講時觀景之

爲人長者也乙巳擢授江都留守是時亞銓缺大臣
難其人進白筵席移拜吏曹叅判兼國子長籌司有
司堂上又兼毘署承文提調以病乞遆下該曹只許
遆備局餘如舊冬又呈辭單至三亦不許遞亞卿之
三單加由異数也丙午再爲都憲兼同春秋知經筵
校書館提調丁未由兵曹叅判出按圻藩秋旱甚民
以飢告公屢馳啓陳狀洪相公命夏請致公備局同
議蠲役而專用公區畫旣量减諸般民役而田一結
所捧只八升由是民得大抒水原有妖僧戒習獄上
以啓聞差晩特命拿公問大臣玉堂言水原獄案不

自然經室藏

能詳更使竊覈其遲滯勢固使然此出審詳之意有
何渫罪事上乃命罷職戊申叙拜都憲是年為都憲
者四為亞銓者三為副提學者二又兼尚衣司圃提
調同知經筵夏三南稅船并於安興前洋臭載於是
泰安掘浦之議復起遣度支長及備局堂上察其形
勢議定而役且始矣公以都憲疏論不可曰此路一
開漕運永便者萬口一談也地勢不順終必無功者
亦萬口一談也二者之說臣固飫聞矣然光廟朝特
遣相臣申叔舟始役未成而罷頃年故相臣金堉又
建議設倉審其不可而止設倉猶不可況於掘浦乎

仰惟祖宗朝國力之盛衰民生之休戚諸臣智慮之長短視今日為如何而猶不果卒就其役者必有可已之勢存於其中也若使一番開鑿永世無虞則祖宗已先為之豈肯留待後人乎古人有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信斯言也作事而有利猶不可輕為况不詳其利害不度其難易輕動大衆徼祖宗所未就之功乎上年飢饉湖西為甚湖西之中內浦為尤甚而即今殍殣未葬流離未還幸而餘存者蓬頭菜色近聞車駕近住溫泉舉有須臾無死願蒙惠政之望反乃鞭笞驅集騷動遠近試其命於必不可成之役使延

顒顒望之喜反懷慼頻疾首之怨臣竊聞湖民憐隱
凡事出於不得已則雖勞不怨可已而不已則雖必
必怨臣未知此役果可弁舉於經飢饉連年舉動
之日乎其言反覆諄悉上令廟堂覆奏廟堂即以疏
辭誠合恤民之道請依施覆啓搖浦之議遂寢己亥
冢宰缺特命亞卿中加擬公遂膺進擢於是輿望洽
然而天眷益隆重矣夏將設科大臣言近來武舉多
有奸僞此由試官非其人令宜各別擇差以爲鎭壓
之道特命公差武所試官既罷痒患眉腫日就危篤
上再遣醫看病且賜藥物至令掖隸齎送人葠每醫

官入診輒問吏列病情輕重何如辭疏四上始許遞
竟以六月十七日告終于正寢春秋五十三訃聞上
震悼輟朝致祭皆如例八月權窆于仁川桃李村後
葬清州川内木瓜洞庚坐之原尹夫人祔焉公天姿
醇正氣度弘偉平居簡默喜怒不遽而風儀凝重望
之若不可犯然至其待人接物則寬厚有容傳所謂
威而不厲和而不流者公實近焉與弟議政公同時
通籍其清名直節為一世模楷當時善類倚以為重
每薦紳之間論議紛爭公徐以一言定之莫不帖伏
是故朝廷有事未嘗不取決於公雖其持論重厚不

自然經室藏

尚乎激而至於邪正之分所守確然威武不能屈其
糾繩君違規正官邪則又言語委曲忠愛勤摯故章
奏每上天褒屢降始或觸忤而終必獲伸前後踐歷
無非華要極選而掌銓柄最久自郎僚佐貳至長席
首尾殆近二十年常以甄拔人物為己任公道大闡
干托不行尤重惜名器技藝雜岐一不濫授雖以此
屢承嚴教至於遞職而不少動仕籍為之一清衡鑑
甚明被選擧者無不稱其職故當世士大夫一聽其
藻品以卜前塗之升沉是以雖移他職或罷散家居
継公而秉銓者輒以通塞咨於公以決疑焉薦於孝

友以沖年失怙為至痛事大夫人誠敬備至與議政
公朝夕侍側非公故及接賓客未嘗頃𡧨難也時作
嬰兒戲以悅親意凡祿俸饋遺一無所私悉以恣大
夫人所用病則夙夜衣不解帶親操藥以奉既没執
喪盡禮三年之内雖盛暑未嘗釋衰與議政公白首
同居兩家子弟亦共一室兒無常父人無常財閨門
之内和氣藹如家故清貧而不治產業尤嚴於辭受
之節人不敢以苞苴相遺雖位躋上卿久秉銓衡而
門無雜賓蕭然若寒士家性不喜奢華嘗飭子女無
得服錦繡珠玉子孫能至今遵而勿失與人交必有

終始旣知其人可取不以世之取捨憎愛而變其志少與徐判書必遠金叅判始振友二公不能與時俯仰訕謗溢世吾之所與厚者亦皆排擯不遺力獨公兄弟能保衆毀之中情好無替李相公尚眞沉屈下僚世莫之知而公在翰苑獨排衆議而薦之後卒為名相人以此益服公篤於友道而明於知人也公早負公輔望朝野日望其作霖作礪大濟時艱而壽堇踰中身人皆痛惜其不究厥用也陽坡鄭公知公最深世傳方公之為冢宰陽坡公欲以位讓之未及而公遽沒故其挽公之詩曰擧足豈曾違正路餘船能

自保清名皇天竟奪仁人壽他日誰扶大廈傾此可以見公望重一時也東平尉鄭公載崙陽坡公之胤也嘗著公私聞見錄其中有載公事者其言曰李判書某與金判書佐明嘗會公廳語及鞫獄事李公曰我国鞫獄舊例甚嚴不無寃死者若能稍改其法日後所活奚但王賀之萬人金公曰何以言之李公曰善為文者平居無事結撰疏章數日凝思屢易草稿猶不能盡其意況罪人蒼黃口供乎方其就鞫之時心魂遁喪而邑隷高喝促令納供摸稱甲乙錯誤東西勢之所必然而取其恍惚中迷亂之供指為違端

既施刑訊之後則雖有追陳暴寃之言使不敢開口故一入鞫獄無得生出彼有罪者固無所惜若是鴻罹者則其爲冤當如何自今定法如有追陳之語一皆收錄刑訊之時雖非承款之言有所陳則又收錄之使言出於罪人之口者一無所遺以聞於上則聖鑑所照必得情罪之虛實而無罪者可蒙哀矜之典矣李公卒後余先考左議政府君追聞是言曰李君美此一言亦足爲賢宰相而天奪之速未及大拜可恨議政公諱致和東平公所後考也弁錄之以告世之君子云公文詞贍雅筆法亦妙而絶不以詞翰自

居有作輒棄不收只有如干卷藏于家配貞夫人海
平尹氏廣興守垍之女領議政文翼公昉之曾孫生
六男長寅熤爲伯父慶衍後文科吏曹叅判次寅爀
進士司僕寺正次寅煜寅爍並早㱡次寅熺府使次
寅烒內外諸孫摠數百餘人嘗聞先輩稱可以託六
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惟公可以當
之嗚呼若公詎不謂巨人偉器也哉公之没今六十
二年而尚不舉易名之典今公孫元坤及曾孫錫禧
以僕正公所爲行錄屬德壽俾爲狀謹序次如右以
備太常之考據焉

自然經室藏

和義君謚狀

公諱瓔字良之莊憲大王之子也幼有異質勇捷絶人稍長善屬文嘗有詩曰人生斯世忠孝爲大忠能保国孝能匡世其志之所存如此端廟遜位公每燕居涕泣成三問等事起光廟問三問可置之法乎公俯伏不肯對及錦城大君瑜配順興與府使李甫欽謀復上王位事覺而死鄭麟趾等以爲上王與知其謀搆誣甚急公卽陳疏力爲之辨曰此得罪父子俱廢錮卒於盈山謫所於是宗簿寺啓言和義與錦城罪關宗社當絶其屬籍至正德壬申大臣白中廟曰

和義君初無罪名之顯著至錮其子孫實虧親親之
義中廟然之特命伸理復官錄裔至聖上卽位之七
年庚戌同公之六世孫兵使汝廸陳疏特命遣京兆
官定標公墓禁人入葬宗簿提調尹淳繼言璿譜中
尚以貶死見書貶死與賜死有異先王朝既許追復
則亟加釐正上幷允之後五年甲寅遂有賜謚封墓
之命嗚呼當端廟禪代之日盡忠所事前則有六臣
後則有錦城若公初不對先廟之問終又陳疏斬以
百口保上王者其心顧豈異於彼哉其或死或不死
則蓋亦有幸與不幸而然耳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自然經堂藏

公雖困阨以終而惟其所秉者忠故終有亨之理焉中廟既許伸理聖上又有曠世之恩典天定其可謂哉公之配密陽朴氏贊成仲孫之女三男長驥興君輮次驪城君鰭次金蘭守軾墓在楊州治西神穴里公之事蹟豈不止此而年代浸遠無以徵信只摭野乘所載兼採古家遺記畧敘如此以備太常之採擇云

左議政愼公諡狀

公諱守勤字敬之又字勤仲愼氏世籍居昌始祖脩仕高麗文宗官司徒諡恭獻本宋開封人附海舶來

来其後有太保翼少保世切俱顯名麗朝少保子執
平為大將軍禦寇死於邊入我朝有諱仁道官漢城
府尹贈戶曹判書公之高祖也曾祖諱以東判利州
縣事贈贊成謚襄烈祖諱詮黃海監司贈領議政謚
襄簡考諱承善議政府領議政居昌府院君贈謚章
成妣中牟縣主李氏世宗男臨瀛大君貞簡公璆女
公當燕山時為左議政有妹為燕山妃而女為中宗
大王潛邸時夫人燕山昏虐無道朴元宗等將推戴
中宗姜相龜孫預其謀一日問公曰妹與女孰親公
喻其旨即對曰只恃世子英明元宗又以言微探公

自然經室藏

意公曰吾已君之矣嚴妹婿立女壻吾不能他日元宗與公傳故易其宮宮於五音為君東俗以將為宮易之所以示其意也公推盤起曰寧斷吾頭元宗知不可動乃於靖社日先遣力士辛允武李灤椎殺公於水閣橋公之奴以身蔽公伏公上以受椎遂并殺之二弟留守守謙判書守英亦同日見殺正德丙寅九月二日也中廟既正位公女冊為妃元宗等恐後禍及已倡言罪人子不可為國母遂行廢黜中廟八年癸酉冲菴金公淨訥齋朴公祥陳疏請復妃號位力斥元宗罪曰慎守勤無關國之罪而必加之罪又

必累妃而廢黜此愛身而無君也冲菴既没世無繼
冲菴而言公事者仁宗臨御聖學高明始特復公
官公兩世為相門戶貴盛又戚聯椒掖何欲不遂而
産業不長尺寸諸子析劵臧獲堇數口此可以知公
為人矣噫使公順元宗意以靖國之勲居國舅之尊
其富貴榮寵顧不赫然哉乃公不以此易彼終以身
斃而不悔此與古人履信冒禍而不恤者同一心迹
君子閔然公既受禍家藏文籍盡散逸年代又寖远
今堇知公生年為庚午而失其月日官職先後亦不
能徵唯為都承旨吏曹判書右贊成襲封益昌君而

自然經 一至二 藏

寅拜右相其年七月陞左相雜出於朝野諸衆者止
此而已配安東權氏左議政擘女不育繼娶西原韓
氏同知中樞府事忠仁之女生四男三女弘輔司評
弘弼奉事弘祚郡守弘佑女適縣監申公涉次卽廢
妃次適趙世忠弘輔無嗣弘弼承宗事孫曾以下多
不盡記墓在楊州西山長興里辛坐之原韓夫人祔
焉權夫人別葬交河閑範里謹据公八代孫後聃蒐
采輯公遺事錄爲公狀以備太常之考據焉

王子仁城君諡狀

公諱珙自號百忍宣祖大王第七子母曰靜嬪閔氏

江華府使士俊女公以萬曆戊子十月二十九日生
於昌慶宮之別殿幼有異質宣廟特加鍾愛壬辰倭
寇深入上命宰臣許潛護往成川以避兵亂定選師
傅授以業公悅志就學日有進益宣廟嘗抽公未見
書以試公隨讀隨誦應口無礙宣廟大奇之稍長端
重寡言動遵禮法年十二封仁城君壬寅嬪有疾阽
危公夜輒禱于天冀延其命醫云非桃奴病不可治
時値深冬公入禁苑人所稀到處得之旣入藥病隨
已宣廟聞而嘉歎曰孟宗泣竹無以過也戊申宣廟
禮陟公哭必隕絕慈殿憐而勸肉公終不承命庚戌

自然經室藏

僉司饔院宗簿寺都提調又管宗親府有司提調御
下寬以嚴治官事如家事擇郎僚任以事不職者啓
汰之不貸嘗有領納御畨者持僞尺事覺稱曾姓吏
所與吏涕泣求死公素解篆法察印跡知其爲蘸水
移朱遂以是致詰而其人果服吏稽首謝再生恩有
宗臣以其秩高公會坐父上公曰父子大倫奚可論
權啓罷其職光海猜暴日甚以公國之望也忌之李
爾瞻等遂嗾死囚尹起申景禛誣公圖復慈殿位公
始籍藁待命闕下仍閉門深居不接外人癸亥仁祖
大王龍興其尊禮公甚隆賜批必稱叔父甲子之變

棄其家輿疾扈駕有投匿檄公弟者公封而奏之即
命火其書其冬逆獄大起匿徒借公為重培論連蔓
至以保全為辭蜚語又嚾嚾橫加誣搆上不得已竄
公于杆城瀕行召欲見公以罪累之跡不敢冒入禁
中為對上賜御札以蒼蒼在彼為教又命賜駕轎使
內醫賫藥以隨中官護其行俄移配原州丙寅嬪念
公成疾公弟仁興君疏陳悲上惻然命釋公及公馳
至嬪喪已歛矣公號慟水漿不入口者屢日柴頓見
骨杖而後能起襄事甫訖虜警甚急上移駐江都而
命起公扈慈殿行亂定還都戊辰逆獄又起籍公如

甲子始竄珎島俄及於禍臨死北向四拜從容如平
日五月二十日也享年四十一上命進素膳官庀葬
事七月啟葬于楊州塔谷良坐之原公神清而氣秀
聰明剛毅有孝友至行衣服飮食同於寒士燕居手
未嘗釋書家政甚飭內外無悤步疾呼子弟冠者奉
茶湯趨走於前唯謹常訓之曰國家如有播越不可
不扈從不幸易姓不可不死又曰常存善心勿萌惡
念元宗大王喪出潛邸人多畏禍不肯問公獨以身
任治辦無憾仁獻王后氣窒移時以公解岐黃術要
公入診公辭以禮不可其操守如此公有五男二女

男長海平君佶次海安君億次海原君健次海寧君
伋次海陽君僖女適府使南壽星進士沈長卿丁丑
四月上命追伸公冤復其官秩并爵諸子東平尉鄭
公載崙嘗著公私聞見錄其中有云丙子之難仁祖
避寇漢南丁丑元日夜深上獨坐忽有人入伏床前
僕僕起拜訴衆語多而聲甚悲仍倏不見以其語之
細也侍者不得聞上亦終不言其事而天顔不怡者
累日及還都立下仁城君復官之命蓋孝立之謀逆
也偽擧仁城藉重誣衆上雖知仁城不與其謀而迫
於按法之請不得不勉從常懷不安及有是命宮中

自然經室藏

之人始知元日詐褭者爲仁城云噫非公不泯之游魂有以自達其幽究又安能致聖主之感悟若是之速哉鄭公當不妄記故今輒附見於公弟仁興公所錄公言行以爲公狀以備太常之考據焉

先府君行狀

先府君諱徵明字伯祥李氏爲全義縣人有諱棹佐麗朝有開國功官爲太師府君實後之迄于我朝赫世繫昌孝靖公貞幹善養百歲母清江公濟臣有文武全才爲世宗宣祖朝名臣其事蹟具載國乘及家譜清江公生正字諱耆俊正字生縣令諱重基縣令生同知中樞府事諱行健自清江公以下四世皆贈大官同知生諱萬雄以文學行誼負一世望官止黃海道觀察使寔生府君妣曰達城徐氏達城尉景霌

自然經室藏

之女府君之生以仁廟戊子歲十一月二十四日始生之夕觀察公有夢月之異少字月徵所以志也府君年十四而丁觀察公憂繼居祖妣沈夫人喪能自盡其哀慼而禮無違焉癸丑登上庠第五名出遊賢關言議英發率常屈其座人儕流翕翕推伏每有大議論必就正焉館官柳秀芳擬策士爲文用褻語侮弄經訓而慢先聖府君入泮庭糾其罪逐之秀芳由是廢甲寅後當事者志必殺宋尤菴時烈士類多欲抗疏頌其寃顧畏忌無肯有先發者强起府君府君時在野騎一款段以入于城遠近聞之爭赴者七百

餘人事乃克擧府君以布衣名論甚盛先輩諸名公皆深相期與而清城金相公錫冑每稱以國士國士云府君長身美鬚髯神采殊燁然異衆性開爽與人交推誠不疑輸發府藏無所欺隱時亦間以諧笑然素剛簡志節落落具遇事直前無所回避未嘗毁譽之恤以此常為時輩所側目而許積當国用事尤心憚府君屢形於言于時羅織之禍遍及士流府君亦不樂在京奉徐夫人歸東峽躬服力畝計以為養其所自奉率人所不堪者而徐夫人未嘗不具甘毳焉以其隙留意古人學自病豪馬不受繩墨則益讀論

語自警編等書皆能成誦庚申當事諸公交口薦進
家拜桃源道察訪辭不就無何居徐夫人憂旣闋又
用薦者言不待次連除義禁府都事歸厚署別提遷
戶曹佐郎兼周恤部監郎坐事罷俄中甲子庭試文
科官居野處相慶以得人未唱名除禮曹佐郎改兵
曹判書趙公師錫才府君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遷司諫院正言旋以繡衣廉問北關旣復命復爲正
言轉司憲府持平擧劾尹世紀父子居官不謹詆辱
台閣之失遂入玉堂爲修撰兼備邊司郎時上新免
喪拜陵日觀戎西郊府君進曰殿下諒闇纔畢展謁

園陵雨露之感宜不勝怵惕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
躬秉戎麾介士交馳臣謂此舉非其時必欲閱武抑
豈無他日乎上怒變色而罷梁友徹之獄選為問事
郎中公汝哲又辟從事為副修撰修撰者二為副校
理者四又兼南西二學教授知製教朝議期府君甚
重蓋將浸浸嚮用矣丙寅京師諸道地震上因災異
責躬求言府君以校理應旨進疏引前史陳戒累百
言而首論外戚曰今之戚畹雖名為士流居卷之所
習移人情易發指彈之所激惱素志難守臣願勉戒
我坤聖飭厲戚里俾各謙抑畏慎如明德馬皇后之

於外家豈非公私之福又論所章張貴人曰聽言之階不一而來譖之路易啓致傷之道既廣而塡疾之意易萌此豆聖明惕然加意况張炫父子曾䝉附麗於楨搆者處心行事見疑於国人殿下令使其近族昵侍左右前頭之憂有不可勝言自古國家之禍多出於女謁而又多由於此等人臣亦願陛下放出母累清朝之治疏入上大怒使政院拈詰事實天威震疊旁觀者色死而府君對益剴切不少撓金公昌協又言府君言不可罪上益怒命施以削黜之罰於是大臣交章三司伏閤力爭皆不能得府君遂退居於

西湖不悅府君者有謂臣事君猶子事父子而謂父戒母未之前聞府君笑曰此不倫之談也臣愛君敬君當如子之愛親敬親則事君如事父固也其有過當諫亦可取類乎聖人於親則曰柔色婉容於君則曰有犯無隱至其為臣者則聖君而戒以無傲中主而比於桀紂令必謚此而戒父以傲此父於桀紂則可乎又況先事之戒其何不可之有我父之諸臣累以為言上不得已下敘命銓曹連舉擬於內外凡數百餘官而上終不用最後除忠原縣監縣介於湖嶺之間地大而俗悍喜鬬訟府君莅以剛明發吏之舞

奸者罪之嚴立殺牛之禁令行而民不悉須之以擅開倉賑貸飢民就廷尉問叙拜議政府檢詳文兼宣傳官以嫌遆復拜副校理兼西學教授張貴人母往來闕中而輒乘有屋轎諫官知之焚其轎枴其奴上震怒杖殺法吏府君請對極言其非且曰殿下使閽閽賊女子數入禁中接見王子甚非所以導養之道也後因冬雷之異復陳脩德用人之道而府君因進曰大學傳之第九章曰治國必先齊其家必先之云他章所不見而此獨言夫格致誠正脩齊雖以工夫次第序有先後然不可以物有所未盡格知有所未

盡知而廢誠正之工又不可以身有所未盡修而廢齊家之工至治國則自齊家而推之故聖人於此所以見家之不齊則斷不可以治其國也顧聖上之加之意上默不應意府君有謂而發也未幾時事遂大變諸臣或死或竄而府君亦就謫南海初趙公師錫拜右相人言噂沓至謂由宮禁得之府君為世道憂私與妹壻沈公權有所言而沈公亦已引水原府使趙亨期有所聞至是上詰言根所從出而趙公之子泰耈引沈公沈公引亨期亨期諉沈公不引府君而引己乃舉府君名府君遂就囚而置對明白無復可

問者謫府奏當請釋上初可之尋特命配海島蓋上久已怒府君矣府君聞命即就道既至地湫惡多瘴毒府君處之無一不堪者所居南有望柱峰府君易其名為望主而築室其下扁以悅如時賦詩以見志居六年未嘗作入京書甲戌壺位復正諸廢乱者次第召還而府君用重臣言叙拜吏曹佐郎府君以爲近世用人多不實選况更化之初尤不宜不明示好惡欲力祛近世因循之習務恢公道通塞人識者趍之而惡怒囂然不止矣移修撰還吏曹陞正郎復為校理自是連拜弘文館應教司憲府執義司僕正司

諫院司諫又兼侍講院司書東學漢學教授校書館
校理等職其冬以董役都監勞進秩通政為禮曹參
議入銀臺為同副承旨轉至右副移拜吏曹參議其
黜私秉公牽視郎署時移疾辭遞復佐貳春曹改大
司諫俄除黃海監司則觀察公遺愛地也時值歲大
殺飢死者相望府君憊心罷精以為政為他道之所
不行也罷五手别收之規猾吏之旁緣為病也禁魚
塲春夏之稅以其利與民至其廵列邑則又禁餼廚
傳劉捧之私入以補賑用緫集流逋使各安業力農
有牛者相假借無資粮者官為助之視其勤慢而賞

自然經堂藏

罰之治事之暇留意軍政使盡工畫五山城形便及
設置方略以上又以民弊之不可不變而通之者前
後陳請而議多格不行府君凡於為民易弊興壞必
殫誠竭思以為之至是復上疏爭之其終曰今臣愚
以先臣之所欲報於顯廟者報之於殿下臣若慢棄
職事則是負殿下也負先臣也居周年民不以病告
及遞放立石以追思者遍數十邑皆然海西人稱近
古監司之善其治者必以府君為首云入為判決事
吏曹參議先是金鑅以學術著名山林甚為先輩所
推重而府君雅亦聞其名遂擬除儒官掌令柳重戊

自以鄕生効之府君心不踶戲謂人曰柳臺梅儒吾將斥補遠惡地重茂微聞其語恐府君終不但已遂自訴於上上入其言謂府君専恣不一叅究特命罷其官久之儒臣有爲府君言於前席者上尋亦悟即拜成均館大司成旋復移選部府君皆上章力辭因歷言近世蔑儒之弊既遞又爲大司諫兼管籌司有司提調籌司選也而有司尤選也府君益逡巡不自安始中宮廢置也發使陳請燕京而閔黯撰奏文語絶悖爲臣子無不痛惋欲死書狀官權持不敢有所違覆至其竣事論賞陞資而持又擇便利田園亢自

占前後除拜一不避辭府君以爲持宜愧恨内藴而
令乃如此爲可醜而朴公泰輔諫廢妃疏則其初與
搢紳諸人共立藁艸方朴公受刑上親鞫疏中數句
文字以成罪而率李塾所下語其一又出於趙大壽
者朴公皆自當就死而塾等終不敢首實朴公之冤
未伸則宜自廢其身而今不然俱公議之所不與乃
並泥其清要之選塾恨甚至是得居銓地首引持處
於喉官佐郎李寅炳雖以政規而塾不爲動府君乃
上疏言狀而並劾塾上以持故右塾批旨極嚴不忍
聞府君詣臺自列而曰殿下於喜怒之際每不免失

中臣固嘗爲之慨然今又爲權持並與塾而直之無
過之地不體在下公議不諒當日政䂓欲以雷威摧
折使不敢出一語則是豈所望於聖明者哉於是怪
擬李師尚獨劄請遞府君而尹伉者素無賴受人陰
嗾繼上章力詆府君上察其傾險斥而不受也府君
顧常有恒言曰黨論之不息而國家終亦必亡吾無
他才學可裨補國事者然唯不欲抱薪助爇以益熖
熖之勢以故其立朝言論未嘗不在於和平而雖平
日素忌疾者亦不敢以偏私目之至是塾之黨與自
疑懼恠論百出至謂府君欲今門樹黨屬有秋官新

除之命府君曰辭疏言臣之爲銓郎適當甲戌初九
於通塞人雖其持議常主平恕而緣臣語鋒太銳招
怨日深一人見塞十人懷疑十人造謗百人同嫉遂
使舉一世幾爲仇敵臣之踪跡安得不危且孤孑會
関西伯以罪罷而容使又歷境廟堂僉舉府君增秩
嘉善兼兩西管餉使以往關西素煩劇難理爲八路
最府君視事未久諳悉事宜明賞罰以别淑慝每簿
訟盈庭令數吏執筆耳聽口授須臾而盡無不各當
於理由是案無滯牘吏服其明初國家設體府庫廣
居銀貨爲不虞備既日久浸爲大商網利之資儲偫

一聲官擁虛簿少欲整頓輒走京師扇謗言以傾任事之人百計沮遏必遂乃已前後按道之臣視其然以為是當然者不復致詰為弊滋甚府君曰吾不可以廢吾職設徵債廳嚴督之東豪猾輩不少撓於是庫豊而財羨有通事數人締交清人憑藉氣燄以病官利已人皆患之而顧無以戢其勢及是憚府君鋤治豪強雖免逃匿吏不能得府君懸賞購捕杖而斃之人皆快焉府君在西堇數月威聲所及一路肅然或謂府君政無或過於猛非所以治海西者府君曰胡可同也海西之人飢饉於困危亡於阽吾惟曰足之

拊摩又安可鰌以威罰至於閔而俗紛厖輕觸法而其赴利如鶩内而貨財之源日傷外則強憐之喜怒恒是之由此而弛吾法烏乎施吾法哉其冬朝臣建議請開市於鴨綠江府君甚憂之曰非我之利唯敵是資又啓曰後無已之弊旣力不能禁則遂有鮮敀之意而又病甚累疏辭遞以故其所規畫者率未及設施焉入爲刑禮曹叅判移拜行大司成府君凡於除拜未嘗爲歸讓其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引徐公必遠事力辭不就屢擬都憲玉堂之長恩命輒皆不及俄出爲京畿巡察使兼管兩府事翌年己卯二月舊

疾重發有所親醫請進其方府君不許曰吾先子有
純懿茂德而位不稱焉又不永厥年吾才與德皆不
逮前人而壽與位獨過之若此不足於何而足命之
在天久矣治疾何為自是病益加再封章乞遞見任
而大臣又為言於上上始許焉俄而聞王世子患痘
瘡彌留府君將擔舁詣闕下子弟諫不聽曰吾一息
尚存其敢自寧處乎既返遂至危殆口占寄子弟詩家
人進藥則却之神識不亂如平日啓手之夕不肖孤
號泣請所欲言者府君曰吾胷中正自無滞礙其何
言之有先人見背而吾兄弟藐眇豈自意成立至今

自然經堂藏

日亦旣抱孫亦旣從大夫之後矣死奚所憾焉風水之説吾性所不喜糜財厚葬古人所譏吾死之後斂以時服棺用薄板返而葬於先兆之側祭足以蕆棺祭不潟豐如斯而已其可矣有京兆之除不能拜命以是月十三日終于正寢春秋五十二其年四月窆于楊根古同山丑坐之原去清江公墓不數武而近焉府君有二男一女男長德壽次德海女適沈鳳儀府君氣峻而言厲性明決果斷敏於辦事務持大體而畧其細者至其自信而守之確也則凜然有不可撓奪者信命順理善能開遣滯累家人未嘗見有憂

慍之色設於容面每論事上前截直方正無所屈撓
不肯俯仰人主意於朋友喜盡言見有不可面告直
斥至或有面頸發赤者蓋前後立朝垂十年雖以此
積忤上下屢遭挫抑而不之悔也其居家待子弟嚴
而有教法事寡妹甚有恩意通共有無不使匱乏教
其二子勤勞勿憚俾厥終有所成就其長賢而早夭
府君哭之過時而悲其斂葬具皆已之自出與季判
官公友愛甚篤分基連屋朝夕與處得一味之新必
與共之從兄沒而其家無所依則賙恤益勤為經理
其家事男娶婦女有所歸皆不失其時焉自以早失

二親生日不設饌不聽絲竹朝服之外終身不衣純采祭則致其誠或在外不親則晨起具冠帶俯伏未嘗不涕沾衣襟也不肖孤旣罪重惡極遘玆酷罰呌號上下無所逮及則大懼平日言行浸遠而浸微荒迷頓絶不能文字敢具書耳目之所及記者以爲狀至於發揚幽潛則敢以祈於當世立言之君子云

京畿觀察使李公行狀

公諱世載字持叔龍仁之李皆祖麗朝太師吉卷太師之後圭組相望世有名德國乘家譜載之備矣至諱士慶文科大司諫光海政亂獨扶正論是爲公曾

大父大父後地進士早沒贈承政院左承旨父河岳
羅州牧使贈戶曹參判娶海平尹氏縣監悅之女生
二男䋠娶青興君贈謚忠莊李公重老女生三男公
季出而序居第四生以仁祖戊子歲八月九日幼穎
特稍長氣度偉然遇事輒果決晩菴李公尚眞敀以
子甚器重之甫冠連發大小科觧又中丁巳增廣旋
罷榜丁參判公憂壬戌陞上庠癸亥又丁母夫人憂
乙丑服闋授典設司別檢丙寅中別試魁以違格拔
我民越境殺清人清差到瀋行查領相南公九萬判
金吾南公龍翼當赴瀋聽勘以公有識慮贍於文筆

自然經室藏

啓換義禁府都事以自随戊辰陞掌苑署别提以傺
席非人不仕俄除長興庫主簿轉司憲府監察工曹
佐郎己巳出為黄州判官其夏中宫遜于私第公治
事餘暇閉户着書一不聽群妓任閭者為具晬辰設
宴躬請隣邑宰多與席而公竟獨不赴有新貴按西
閫幕公政群欲辟亂營下邑公故以言觸其怒竟又
免具偪黄為西路巨邑公莅事未幾束吏拊民節用
祛弊百度脩擧又捐月俸得米六百斛别貯一庫以
為客使雇馬備民力大紓及解歸民立石追思壬申
除南原縣監不赴甲戌中謁聖第二即除成均館直

講移兵曹佐郎陞正郎國家大小需用皆取資軍丁
布而法久弊生猾胥作窠穴庫儲一空為郎官者方
且斂手受制漫不省察公塞奸竇釐亂簿使吏不敢
復售其奸冬拜侍講院司書移司憲府持平時希載
罪犯不道領相南公九萬引周禮八議欲貸其死公
曰大臣在遠處職身臺閣唯知斷以大義爭之甚力
乙亥拜司諫院正言病遞復拜兵曹正郎三月王世
子入學極選陪從宮僚復拜司書禮成又移病遞夏
又正郎兵曹因掌試嶺南以持平復命疏陳嶺外民
瘼又論接慰官俞集一奉使不職之罪曰交隣之道

誠信爲貴集一逞其欺詐失遠人心其終恐敀朝廷
上先其言命削集一官送抗爲謝恩正使悍暑程累
退行期公又言抗以近宗只爲身圖不念国體其驕
縱無厳之習不可不懲上又命罷抗官秋連拜正言
司書持平嘗論李義徵罪名於筵中曰不但国人皆
曰可殺殿下歴覌前史豈有人臣負此罪名免於刑
僇者乎上命賜義徵死遞拜京圻都事冬還拜正言
丙子又除持平自鄉承召道見明惠宮人設淫祠公
因辭疏言目今民窮財匱賙賑無策殿下捐累萬生
灵仰哺之資尽敀妖巫橐槖此已寒心且托以光陵

密通別設一卓指擬不敢擬之地其辱先王在天之
灵累殿下奉先之德大矣上優荅之命杖配宮人巫
女病逓以軍啣管賑政夏拜侍講院文學兼帯春秋
館記注官移持平時李弘渤埋匿事發覺辭連希載
奴業同南公九萬又不欲究竟公以爲関係甚重不
可不窮訊或有止之者曰前後所争恐致大臣不悦
公以爲臺閣畏大臣豈清朝美事竟發落力争柳相
公尚運以公剛方綜核可當一面剡薦于朝俄而東
萊鈌倅廟堂僉擧公爲府使陞通政階時經幄乏人
公薦入館録未勘堂圏西遷超資朝議甚惜之公既

赴任揭榜布告申明約条商賈冒濫之習幕裨受賂
之逕并加禁絶謹守館門以嚴倭人出入操切任譯
以防吾民外交交市必令早罷無得犯昏接待則又
務盡其恩信奸猾屛息殊俗畏慕時倭差絡繹或請
行新銀或强争欝島公以爲雖尋常賣買必有可否
豈宜以不可用之貨强行隣國苟銀礦不如前唯當
隨採精鍊而必使我國重鍊者何意雖銖兩之微一
出館門是示我開許之意啓彼徼幸之心若有犯者
當即梟示又論欝島曰欝島是我國疆土輿圖所載
文跡昭然若爾所稱竹島非我所知今於書契捨國

乘所載之名遽改以所不知之竹島可乎疆場自有
定界再来强聒惹起邉釁咎將誰歸我為邉吏豈敢
煩禀朝廷倭差理屈反請書契中注以竹島一名欝
島以明一島之有二名於是欝島始歸我國而爭端
息矣公乃請改給書契朝廷不許有奸民誘引兩女
子將行媒倭人事覺而逸公意其匿舘中發軍守舘
門大索終不得乃以文字責諭頭倭摘其可疑二倭
拘致馬島俾即處法有民廬八十餘區密通舘所倭
人犯禁我民潛通皆田於此迺移其民遠島而燒其
廬舘倭望見皆色沮居十日新銀代官倭及裁判欝

島差倭等從倭二百餘名連日闌出公已料商譯輩爲之慫恿啓請隨現梟示有一貫豎自知不免嘔血而死於是令任譯責違約之失仍撤兩倭日供之需示不以使价相待申請朝廷切責馬島令先正闌出之罪然後徐議其所要兩倭大窘請以五件事輸誠贖過所謂五件事即公作米布權減一年九次使价權停不送積年所逋公米減價和賣等事也公即馳啓曰彼雖虛喝抵賴實欲乞哀彌縫若使遠人罪無自贖之地書無改撰之望則罪倭之依朝令處法固未可必而適使輸誠之意反爲含憾之歸無寧姑示

寬典使操縱在我國體無損不害為羈縻之一道朝廷反以公為伉愒邊情至請拿問戊寅二月就理自對明喘得蒙宥其後改給書契許用新銀凡倭所欲無不曲從而輸誠之說竟無寔罪倭亦未能致法公之所料鑿鑿符驗而朝廷處分適中狡倭奸計至今識者恨之始公赴萊也貧無以資裝貸訓局軍需銀数十兩及其遞敝幞褌交謁苟令不報後恐無從辦出公終不許繼莅者聞而償之後有吾官入馬島竄裁判平常成問曰嚮時萊伯今做何官曰方為關西伯常成曰廉威才望萊府百年來一人常成曾所不

悅於公者而其言如此秋叙拜兵曹參議移承政院
同副承旨俄出為嶺南觀察使嶺南難治甲於諸路
且當飢疫餘軍額大縮須良丁萬餘方可公以為有
國急務無大於此先汰巡營直軍二千名以充之亦
令左右兵水使視巡營為準皆毋於收布私用初俱
不欲及聞公將論啓致罪始恐懼如令孑遺之民賴
以免括丁騷擾田制尤疎漏經界混而虛實不分豪
右占其利小民重困公乃取閱七十州田簿盡得其
隱漏並與地部稅案而釐正之一歲貢賦加至萬有
餘石桼谷架山城據左右賊路公移備旁邑米萬餘

石多造守堞器械加築重城以爲陰雨備慶州有数
百土賊朝議動於虚拜欲以輦下宿將出鎮公聞而
笑曰此不過鼠竊狗偷何至煩官軍巡到慶州以不
善治盜啓罷府尹及討捕使下令旁邑能捕竹長賊
者有厚賞永川民果襲賊射殺三十六名生獲百餘
人誅巨魁二人及黨賊吏流民投屬及婦女被掠者
悉遣還本土焚其徒籍奸黨散落清道有一人不知
自何來言語詭異自稱漂海漢人不但小民信之列
邑守宰亦多爲言公即召至賜以食與之言徐曰此
必我國人誑惑愚民以討食者移牒譯院招漢譯以

自然經堂藏

試之果得虛妄狀誅之妾憂堂郭公再祐庶孫女在
玄風既許嫁於人而未行密陽賈豎詐稱曾與女有
奸訟于官詞證甚備女隣家嫗又證其行媒女家無
以明其不然公甚疑之四易推官而前後如一乃上
之營公令旨老嫗於别所先問賈豎曰汝奸郭女有
何贓訂曰以烟茶囊換其褁肚爲兩相記信之物公退
賈豎而進老嫗問曰郭女褁肚何以偷傳賈豎嫗色
動曰吾既爲賈人行媒其夕與女同寢夜分後女
曰必户不閉耶何多寒氣翌朝女又曰褁肚不知在
處又見烟茶囊在女枕邊以是知賈人如約而來公

復厲拚詰之曰汝既行娼其夜何必往宿女果以裹肚相贈翌朝之搜索豈理也欲施杖究嫗始款服果受賈人金偷給裹肚以證其行娼即杖配賈人及老嫗使約婚人必娶是女資以奩具一道咸服神明潑郭女聞公沒爲位而哭心喪三年至親相訟者必兩治然後裁決訟山者必先罪占山地師牛禁付之討捕使不徵贖而治以治盜之刑莅任三載終不嘗牛肉各邑無敢冒犯以致牛馬郊放經夜而無偷竊患安東民有訟非理者判狀斥退後一年變其名爲再訟訴公記之詰其變名狀其人果服廵至昌原有邑

民為土豪所困庭訴其在公為杖治土豪踰年昌民復到營公曰彼昌原民為何又來懞裨訏而詢之果昌民之曾訴土豪者少日家使僮指曰去落髮為僧十數年後過諸道便能識之凡文移列邑過限不報者輒一一督責無遺忘以故吏不敢肆其欺守宰雖遠在數百里外常如公在側惴惴奉職不敢慢忽蓋公為政必先振紀綱威制豪強舉劾貪汚而其餘細節瑣目無不隨而張舉尤長理劇過事立斷案無滞牘由是号令風行一路肅然嶺南人論公治績曰聰明無愧於具洛洲鳳瑞而嚴威過之庚辰秩滿遷拜

刑曹參議移禮曹又移同副承旨轉至左副遞拜兵曹參議旋移右副承旨以病違召罷叙拜户曹參議辛巳六月擢授平安道觀察使兼兩西管餉等使陛秩嘉善關外穡事大無秋成之節已見流民公赴任之初遍諭列邑省民間浮費嚴土豪巨商規利藏穀者撤罷市店酒沽而申禁海西關北之牛商先籍道内穀物次計四十二州人口伐薪海島煑塩七千餘石又以軍丁綿布三百同貿湖南米一萬石而又以地遠難輸換江都米駕海運致於浿江作醬一千餘甁自歲前計口分給至春又依塩列邑以救民間菜

自然經室藏

倉量給穀種勸民耕作此民聞風就哺營下者六千餘口众以賑資不贍為言公曰此民亦朝家赤子豈忍二視乃許日須粮招營下居民每户各授三四名使備樵汲既慮其有霧露之病亦欲使主客俱便麥熟後放還故土人人感泣是歲荒災西民免於流離顛連安坐治穡事殆同樂歲者繄公是賴立石頌恩此嶺南為多龜城路傍田有公暫憩處民相戒曰此我公所憩愼勿耕耒至今耒耜不入云此使接應大為西民弊其中站細尤難支一經勅行道內所費可百餘同公以為此乃我國舌官輩所幻弄乃令之曰

有敢言站紬者斬移文海西亦使一例勿許廟堂諸
宰動於舌官之虛喝多移書勸公公終不爲動又清
人所索只憑口傳令各舌官成手本着押以上受手
署然後驗照施行當該邑倅又着署考還一如地部
之爲通事輩不敢居間用事支勅之需比前減半後
凡有勅行其申禁操切一如前通官金士傑果因站
紬事發怒拜色甚厲公乃斬通事犯令者一人首揭
之龍灣館前一行胡人無不失色士傑亦氣沮不敢
復爭通計三路所除站紬大約三百餘同仍啓聞爲
恒式勅行還至宣川公以鬢鄉不得隨上价揆叙致

藥物數種及一小石曰此石善消腫毒傳家之宝今
以獻公仍私語舌官曰爾國關西伯即他日伏節死
義之人安得不敬士傑又以綵段雜貨來獻三獻而
公三却之士傑愠曰是胡人我也公不得已受而散
之從胡之落後追行者望見公路上輒下馬避匿林
藪間俟公過乃敢騎其畏慴如此慈母山城當西路
要衝而舊無餫餉器械公取贖餘米萬斛銀萬兩綿
布三百同以為不虞儲又造鳥銃七千柄火藥四千
斤弓矢鎗劍其數亦多并庫而儲之陞郡為府移駐
城內永柔之德池筒有稲田可下種千餘石而歲收

未滿數千斛公多備農器耕牛使標下軍卒耕墾其
中倣古屯田之制秋果獲二萬斛建倉舍三百間於
城東南而積著之就城内岩石鑿百餘臼以佐守城
時舂粮具聚稈藁煮焰硝三千餘斤或言德簡所收
逐歲增加將無積貯處公曰関西有十二山城而餉
道俱不贍各借德簡二年不數十年皆將爲得力之
地人服其遠慮公又以爲江邉賊路踰越嶺隘不趍
寧邉則必出龜城而令之議者徒知設關寧邉不思
致力龜城不可謂智乃聞于朝使府使權洵董管州
城二年而功訖是役也公自往莅之見城外有累累

自然經室藏

𡍼阜試使人掘之乃高麗名將朴犀所埋瓻甓中有
一大瓻刻朴犀二字遂築女墻以其事甚異爲犀
立祠俾春秋享獻箕城爲西路第一關防拘於丙子
約條不敢繕修公每周覽城池爲之歎惋植木塹外
聚石城內曰以待日後有志者西土素稱弓馬之鄉
而狃安日久文教太勝公每存戎卷乘作閱武亭選
善射士三百人逐月試才分番以五十名而厚其廩
餼於是武士競勸公西關之政其大者如此其餘若
歲出江界耗穀以資戍卒潮給布絮無衣鎭將變通
關市以革積弊放還徙邊人子孫永編罪籍者摘發

虛減穀物還錄餉簿舉劾贓汚吏以除民害若此類
雖畧而不詳可也成川有銀店前按使以李旭監採
旭剝民私入究若載路終至狀訴秋曹事下本營旭
於營底各庫又多竊簿書盜官物公按查盡得其實
乃請梟示境上以決人心前使憾公入骨密嗾臺官
必欲甘心公飛語搆煽又無所不至訐既不售則又
募平壤人鄭明金假稱店人擊登聞鼓搆揑公甚力
及至查究情狀輒敗露末乃使旭子興瑞呼閽稱枉
而誣辱公尤絕醜公乃上章辨之曰昔宋知台州唐
仲友多行不法朱子按之不撓私囑此不過先公後

自然經室藏

私夫豈偏惡仲友為此已甚之舉哉臣之當此查事固已不幸而昨今年来訾臣蜚語無所不有搢紳之間亦多噂㗶且令賈竪賤隷為臣對隻獨不念貽辱朝廷乎仍列數旭可死十罪時諫院方請誅旭如公狀疏入上優荅之即允臺請自是公見忤巨室官職多在通塞之間矣癸未秩滿還朝拜漢城府右尹甲申移拜戶曹參判三月兩拜司諫院大司諫皆以既通而曾見枳辭不就復拜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移承政院都承旨遞拜兵曹參判秋以陳奏邉民事拜副价赴燕到鳳城守將問公軍官曰爾老爺非

年前出鎮西閑者耶爾時燕人不敢東漁我聞威名慣矣過東関有吏部郎亦奉使山東歷過舍舘頗識公面饋生鵝山查煎到薊州知州亦送魚鰕香茗勞問行李至燕吏部侍郎揆叙以書致意使十二人搭送酒果糕餅魚肉逮復路又遺琉璃筆筒斑竹扇貂尾筆白鴈圖障子公病不服水土通官金士傑朴得仁等為汲半百里外玉井水以備厨用食味之稍可於口者無不競致每日候問甚謹此皆東出時見塞站紬者有宿憾於公而今如此太和殿朝祭日提督以公病禀于禮部屢勸公還舘善摸使大通官金彦

自然經堂藏

會陪從彥會率家丁自居前呵路通官輩曰非副老
爺豈爲此以自損體貌乎舊例我使入中朝自鳳城
至通州皆有須料前後使俱未之知一任胡人冒取
人馬飢疲冒犯清債職是之由公嚴飭護行通官使
遵旧例受出一行賴以有濟公常禁喧嘩步須拜胡
人之過公户外者必脫韡竦身疾趍節使行後公渡
灣関東駈車胡人皆言先去副老爺嚴威無減老虎
例受銀繒鞍馬尽敬從行行槖蕭然東使自燕還輒
言張飛虎者據海島出沒剽掠將爲東国患此乃譯
輩誑譎而朝廷信以爲然一飛虎而前後數十年間

告其死者十数人告其不死者亦十数人輒俱蒙恩賞而一紙題本每費公貨数百金公居常笑之是行試令購飛虎事譯官持示数行書曰此乃中書官秘謄海賊事佰約二百金公密令軍官持紙束海錯換取之於是悉得其奸偽歸奏筵中曰多費公貨購求偽書宲無益而徒為譯舌欺賣上曰卿言誠是此後勿令購得不數年俞得一又以飛虎事請賞譯官而此路復開乙酉春復俞卽拜刑曹參判俄出為京圻觀察使兼兩都留守道內諸驛役煩弊痼其走卒皆寉都下無賴輩昇平時雖欲支吾若值緩急必致渙

敵此由馬位土田經界紊亂諸驛奴婢漏落者多公
使察訪考覈帳籍踏審位田得八百餘結男女一千
三百餘口擇年壯百餘人除貢輪番驛路頗蘇公又
嘗言畿輔爲輦下重任而無所統軍兵無以應倉卒
變且令耗財瘠国病在諸軍門而摠戎使尤爲冗官
其牙兵散在圻邑若革附巡營團束操鍊有事調發
入扈可以固根本嘗欲一陳筵席而竟亦未果丙戌
秩滿遆拜刑曹参判兼帶同知義禁府事籌司有司
提調輿論皆望公長本兵雖大臣意亦然而公竟以
是年三月十九日㬥疾卒訃聞上教領議政崔公錫

鼎曰李京宣力藩垣素著忠勤方當嚮用遽爾奄逝
予甚悼惜以五月十一日窆于廣州治東武甲山下
越十年乙未移窆于退村面下牛山丙向之原元妃
贈貞夫人李氏祔焉公長不踰中人而廣顙方面潤
眉疎髯眼彩烱然視遠不眩平居言笑溫溫而臨事
嚴毅不可犯天性孝慈父母有疾刺股進血每以祿
不逮養爲終身之戚見人有父母者輒愴然疚懷一
弟無依友愛甚篤雖微物薄味必與分之宗孫幼穉
挈置于家衣食教養俾不失所祭祀亦自經紀撫愛
諸姪無間已出疾病躬視醫藥遠近宗族及亡友遺

自然經室藏

孤之貧窶無依者常加存恤曲有恩意平生不事產
業百口不免飢寒而振窮周急恒若不及見人有過
失不必假借必引義規責初若不相容繼以諄諄勉
誨事過曾不蚤懷故人無不感悅常教子弟曰奢儉
即禍福之兆無才德而飽食煖衣於汝過矣愼勿喜
侈靡以折福也又曰黨論已成痼獘色目雖分俱是
士類何必齮齕傾陷而後快於心乎世之好黨者專
意進取無體國誠是豈士君子用心乎取友擇賢否
論事別是非斯已可矣又曰嘗見孜孜營利爲子孫
計者未必久享其富身若子孫不學無識財貨適足

爲博奕酒食之資如其賢也雖無祖先之業何憂貧
賤以故當舉世侈汰之時口絕財利之談處黨議橫
潰之日不事矯激之論前後所莅皆大州雄藩而室
堂容膝衣止掩身峽莊石田不增一畝爲文不事雕
飾凡有所作使人操筆口占纚纚不窮筆視松雪道
逸有法公既不以此自多而世之知者亦寡矣德壽
嘗問公之爲治無或太過於猛公笑曰諸葛公嘗治
蜀尚嚴況今末世人心狡詐紀綱解弛欲化以呴呴
之仁豈可得哉然吾屢鎮外藩其用棍刑未嘗過十
故無一經殞其命者如是而謂之猛孰不爲猛此見

公寛以濟猛深達治體也德壽又嘗問世言公坐宣化堂能盡知列邑守宰所爲人或疑其有術誠有是事否公復笑曰言者過也凡守宰近接以言語遠接以文報較覈之久自能推此知彼吾何術之有此又見公精神之絶異而吏事之精密也公與吾先君子交最尊年甲又同而先君子名位居公先當公釋褐之初先君子喜見於色曰西北方面之任度支司馬之長朝廷自此不患無人矣及先君子既沒德壽與稚弟累焉在疚平日交好於先君子者皆掉臂不一顧獨公存恤慇念有踰於先君子在世之日凡醫藥

之需冠昏之具無不畢致悲夫今世寧復見此義耶今日狀公之文感念疇昔自不知涕之流落也公又善尹公趾仁李公寅燁而若李公喜茂則宗世所謂莫逆交也先君子先公没而餘數公者皆後公後先没先輩風流日遠而世道亦日以艱矣豈不益可悲哉謹據公實跡敍次如右以俟立言君子之採擇

宗則本性明瑩雖吾不教汝汝當自解吾則憂汝病弱不憂汝不學汝工耳趙夫人李大諫世勉夫人鄭夫人閔判書鎮周夫人

李夫人聰明穎睿通書史達於義理雖甚愛先祖妣而亦隨事訓誨取少微通鑑小學等書排日課讀夜則令誦其所讀書又指乾象使知星辰躔次以及古來哲婦賢媛是非得失靡不勤勤指導先祖妣能一聞即記終身不忘所以明見博識為一家之所敬服

李夫人早寡當家膝下只有應教公及先祖妣應教公所學先祖妣亦皆旁學或一家婦女聚會堂上相與詼浪笑言先祖妣惟穆然孤坐不喜與人爭長短

一日應教公自外入取三片紙各署一字曰明曰賢曰安使趙鄭兩夫人及先祖妣自擇而取之先祖妣取安字笑曰我則不賢不明只欲爲安逸無憂人而已盖其内性之温謙如此

年十六歸于李氏時姑徐夫人及王姑沈夫人皆寡居家業旁落朝夕之供亦時屢闕獨以先祖妣爲新婦之故特設朝夕餠先祖妣以爲不食則不可獨食則輒不安於心即請韓鄭二祖姑分其餠而與之始自親執女工每夜必焚膏獨坐至曉少寢不敢以本家之豪富有驕怠自便之意先王考赴學堂或泮試

自然經室藏

先祖妣鷄鳴而起以簪釵之屬買米以供晨炊不以
憂苦之態見於姑堂亦不以舅家之貧乏有干於本
家有時敀寧則內舅通川公使一家年少婦女各陳
其舅家所聞諸婦人競有所陳說或有愁慽之容或
有驕貴之態先祖妣最後但曰我則舅家清貧
而已此外無他所言
先王考早孤與知事公同居當先祖妣入門也知事
公年尚幼衣食盥櫛皆仰於先祖妣先祖妣撫恤親
愛無異親身亦不以年稚而有所慢知事公晩年常
曰世豈無賢淑婦人夫孰有如吾嫂之靜定安和令

人自然心服而起敬者乎吾與吾嫂六十年同居終
未聞忿詈詬呵之聲亦未見懈怠放逸之色憂慼喜
樂雖迭變於前而處之晏如終未見哀悅之踰度如
吾嫂者豈世俗婦人所能跂及哉
乙卯先王考奉徐夫人注砥平之釜淵村庄家用鰥
乏時家大人生甫三年姑母亦年才十歲先祖妣挈
兩乳兒一日只得麥飯一器蒸醬數匙而心甚安之
若將終身外則先王考親執耒鋤內則先祖妣達夜
治絲麻居峽屢年使徐夫人不知貧寒之苦甘旨之
供無闕於朝夕而每當徐夫人晬日則必盛備酒饌

自然經堂藏

請京中族黨及鄉居父老宴飮數日而罷知事公亦挈眷同往先祖妣待諸姪如已出雖一器之饌必分以與之由是一家之內雍然和穆世之婦女類喜論人長短或惡或謗而至先祖妣則輒一口皆頌其德至於連姻之家隣里之人皆曰吳夫人實有賢聖之德云蓋先祖妣禀姿温仁自然能感化人心非若他人欽曲致外面人事而得其感悅也

己巳先王考與祖姑夫沈觀察同就理禍將不測祖姑執先祖妣手叩胷欲哭先祖妣和顔温辭而止之及王考竄配於萬頃群山島先祖妣從之六年居謫

炯瘴海颶殆令人難堪先祖妣怡然安分眉間終不設憂慽色取小學及唐詩絶句一巻潜自翫閲以消遣京居婦女有時書問則亦不以憂愁怨懟之意見於簡牘至今一家間稱道不已焉 沈觀察諱權

甲戌以後先王考歷踐清華名位甚盛而先祖妣一遵節儉居處器用皆近朴陋針績之筐不難於前除食睡之外未嘗見垂手閑坐其於奉祭祀之節无竭其心力毎當先世忌祀必未明起盥櫛令婢輩掃洒内外烹炙剝劉親自監視限内外四代先忌必行三日素不以衰病而有所或廢朝夕只進三合食而亦

自然經堂藏

且不盡非時饌饍絶不近口以是一家婦女皆不敢私自設饌先王考性旣好施凡於一家閒貧窮孤獨者必欲悉心救濟故先祖妣一意承奉無敢怠忽先王考有從兄早逝有子女四五人先祖妣取而養之撫愛篤至無異親子女親備衣衾婚嫁以時及高氏婦新昏也先祖妣令盛飾珠翠欣喜之色溢於顔面人謂今日始見某夫人喜色之可掬

先王考爲海西伯有所眄妓及王考遞歸妓能以節自守丙子秋因家大人祭司馬妓輒自備僕馬艱關上來時適一家男女聚會堂上祖姑沈觀察夫人聞

海妓来現命僕逐出即招先王考切責先祖妣徐進以告曰彼以好意遠来自當回去何必忽忽若此祖姑怒猶不止仍推席徑還先祖妣令婢輩設飯善待及遭己卯大喪後待遇之道尤加於前妓雖歸居本鄉而先祖妣書問不絕或時以海土所無者寄送一家服其德而妓亦銘心感恩及先祖妣棄世妓即聞訃上来哀號摧裂與余慈堂無異盖先祖妣仁德之入人深有如此者

僉使沈若淳即祖妣王考僉樞公之庶出幼而失依飢寒無所於歸先祖妣收而養之曰此亦吾祖骨肉

自然經堂藏

豈忍見其顛仆道路乎及先王考按察關西若淳從之即差成川别將先祖妣招而曉之曰汝以吾家私親先得饒任須自謹畏毋致外間浮謗苟或有過難以相恕吾豈以私情之故而有累外政乎若淳自是能自知檢身仍能成立及先祖妣棄世若淳哽咽不成語曰生我者雖父母使我能成人者莫非先夫人大德吾雖粉身磨骨何以報此德之萬一哉

己卯先王考下世先祖妣三年哭泣一遵禮制任一小冊外邑賻助及親知慰問者手自記録以為後考盤盂椀楪别為措備以藏于壁後小龕每當朝夕祭

奠必親自洗浄三年之内未嘗開口劇笑亦未嘗見
擗咷叩踊而人之見之者自然有哀傷敬服之心至
于今稱道不已
家大人辛卯魁菊製至癸巳始唱榜叔父是年亦魁
司馬人皆謂京夫人仁德所鍾慶事叢萃沈觀察
夫人執先祖妣手曰以夫人之賢上奉祭祀使家道
不替下率兩兒終見此莫大之慶非夫人之賢能如
是乎以夫人平日心德受今日之福宜矣哉先祖妣
遜辭以謝終不以侈汰之容欣悦之色形諸顔面但
時有懷舊愴悼之心而已

乙未叔父棄世叔母有孕已數月矣先祖妣務使保
護終不以哀傷之言惻慽之容以動其心輒和顏溫
語親勸糜粥叔母以貴家女徑遭巨創哀擗過節
不能自制每當勸粥之際多致激怒之事先祖妣必
開容強笑若已無悲慘之心者至今一家相謂貞夫
人心中本無怒之一字三年内朝夕哭奠先祖妣必親
自行之不以疾病而有所廢堂叔修撰公嘗曰吾叔母
心事聞哭拜而益知其敬服矣哀擗之聲類多急遽
促數及其久也必皆徐緩支離若叔母則自初喪至
于三年終始如一欲令人墮淚

山培幼時受學於先祖妣游浪踰度全無程課先祖妣終不以箠楚見加只當夜間招以至前歷數古来賢不肖曰某則兒時勤於讀書使芳名流於後某則兒時不讀書終成無賴之人汝其欲學讀書垂名之人乎欲學不讀書亡賴之人乎且以目前所見曉之曰某則年少登科孝於親榮於鄉黨此讀書之效也某則乞食馳走庇身無地此不讀書之效也反覆開諭每日如是故山培因此惕然警悟得不至為傲宕誤入之人

山培庚子與堂叔修撰公同參司馬裴瀣及冀年會

園修撰公高叅山培獨見屈心甚快然先祖妣責之曰汝叔年近五十始得小科假使汝當得而反失汝叔不當得而得之猶當為幸况汝之一鳴旣出儕輩而汝叔之先於汝在理為當須勿為猜狹之態與一家同樂焉

先祖妣好生之德異於凡人常曰我幼時得二草虫繫頸而嬉因懸於戶樞先祖妣夢二青衣人來跪而告曰死在頃刻敢乞殘命及覺而見草虫懸戶即解而放諸林薄中夫以草虫之微猶有求生之心况人命之至重者乎以是雖婢侍有過絶不以鞭笞過加

丙申春家大人出宰文義縣一吏抱病被重杖先祖妣聞之以米肉繼給使之救護及死則惻然不怡每對家大人以愼刑杖之意諄諄戒勅

家大人踈於家政自田園所收以至九百出入一切不省先祖妣一皆總執升斗尺寸之微身自檢察每當先世忌祀雖有祭需之艱乏者先祖妣經營料理必皆準備不以煩諸子孫動於辭色所以一室安靜家大人得閒居無營專心經籍者也

先祖妣天性淡然一生無艷羨嗜慾之累至於餠果魚肉之味亦無偏嗜之物嘗曰珠玉之屬寒不可裁

自然經室藏

以為衣飢不可煑而為食而徒費重價以為一時之
盛飾天生之質豈以是而益麗乎由是箱奩之內無
奇巧之寶但平居喜淨掃室堂晨起而坐終日執女
工以自消遣而已

先祖妣天性恬澹徐緩雖憂病昏憊絶無驚惶倉卒
之容雖內懷憂悶而亦無顰蹙愁悒之狀雖尋常所
恩戀之人一見但問其寒暄而已別無傾倒喜悅之
色婢僕若諠譁相鬨則輒嚴禁而止之內外穆然一
遵禮法容止溫和少無難犯之色而一家婦女自然
敬畏不敢以詼調謔浪相加於前肌膚瘦瘁禀多脆

弱之慮而一生無病雖時時有些少欠安之節亦未嘗擁衾而臥旁人亦不覺其有病蓋內德純粹發於外而人自然心服未嘗以喜怒助元氣而自致壽考也

先祖妣喜澡浴其身間數日必洗脛足每清晨盥漱雖疾病沉篤之中未嘗暫廢一家年少婦女或曰憂戚蓬髮垢面則先祖妣再三教諭必使靧顏櫛髮整齊衣裳從祖母尹夫人嘗曰我嘗抱病專廢盥櫛每對吾兄自然心愧面赧

先祖妣有兄應教公早逝其胤三陝公亦下世才數

自然經堂藏

年之間家事荒墜先祖妣常嘆曰我家陵替一至於
此正由婦女輩偏愛小女浮文太過而內政益踈故
也人家興覆恒繫於婦女人之得賢內助其亦難乎
癸卯家大人出宰杆城魚鮮甚饒積於官庫每遇京
便家大人告於先祖妣曰庫中乾魚甚多苟欲饋問
一家宜令取來先祖妣曰此是官物豈可濫用只聚
朝夕供奉之餘曝乾而分之邑妓與婢輩情熟潜自
出入則先祖妣嚴加禁制曰此是官人豈可使內婢
交結以傷體貌乎由是內言不出於外外言不入乎
內居任一年內外肅然

甲辰後山培讀書於邑後小菴菴僧跪問曰小釋聞
邑底人所傳王夫夫人有神明之德門外百里之事
無不洞知果是女中菩薩盖先祖妣平生別無前知
之異術性度靜肅亦未嘗有干係外事者而唯其天
然之德至使遠外之人自然化服之深

乙巳時象一變家大人不安於朝屛居于楊根先墓
下先祖妣從之峽里蕭條事多艱窘每當朝夕飯時
只有數器熟菜山培或時皺眉不肯下箸則先祖妣
讓之曰汝甚年少不知吾在砥平時苟得一器蒸醬
則舉舍欣欣以為珍饌今則朝夕之飯無失其時況

有數器菜足以佐飯不亦過濫乎
先祖妣之於山培慈愛篤至山培有時出外而先祖
妣苟得脯果之屬則必裹置箱盒待其歸而與之食
由是山培每當朝夕飯時不敢獨食於他處必侍側
而後方始進盥及自先祖妣棄世之後每當食則山
培必先欲下淚不能吞食下咽
山培口氣甚厲每呼鄉相姓名且或輕呼一家閭長
老名氏先祖妣必責之曰今之宰相雖多闒茸爵位
年齒既皆崇高年少兒何敢輕呼名姓無異僕隷乎
至於一家長老則尤不宜妄呼名氏汝豈不讀小學

乎楊氏一門雖疎遠之族必稱某叔某大父不敢以
名字相呼朱子稱爲知禮兒輩須念之
先祖妣嘗語山培曰吾先妣平生酷愛文字常曰吾
子孫中苟有能文者吾雖已死之後當慰悅於地下
矣今汝父以文學著名三陟雖不得一第亦是名下
士吾每追念先妣當日之言而心自悲喜矣汝亦吾
先妣子孫須自勉勵焉 三陟公諱齊賢
先祖妣常曰世俗婦女遭其夫喪者必哀痛絶食以
從亡爲賢此非貞孝之道當其哀号欲絶之時父母
之憐我舅姑之憂我宗祀子孫之所望於我者何

如也而惟以一時之哀不顧父母與舅姑不顧宗祀
與子女烈則烈矣而獨不念孝之一字乎百年之期
中途而棄人孰有欲生之心而上有父母下有子女
不宜徒循情志以決一朝之命今婦女輩雖乳下兒
小之慽必號慟摧絕有若自盡者然此實不思之甚
者戒則不取也
世之年老者類皆眼視耳聞不及於年少時而先祖
妣則年雖耋老而聰明無異少時燈下能閱稗說之
屬或時親執針線以補衣裳之罅綻處當乙巳秋夕
家大人與山培有事上京時值潦雨川渠漲溢京鄉

路阻先祖妣親乘籃輿冒雨登山遍行諸位節祀日
暮始歸亦不見疲薾困憊之色及潦霽路通鄉人
來傳其事京中親知聞之者莫不驚嘆以為異事
先祖妣撫御婢僕肅而有恩箠撻呵責未嘗過加而
威行仁覆自然畏服其在村城一老奴自邑上京中
路為盜所殺先祖妣惻然三日不進肉乙巳冬楊山
奴一人負甚其妻新產飢不得食先祖妣以米藿繼
住一小兒衣以與之至今京鄉奴僕感恩稱頌
先祖妣性端方寡言笑文[redacted]賦多所通曉而韜能
靜嘿外若不知聰明絕人少時所經眼皆能暗誦而

對人酬酢如甚遲鈍故雖一家婦女只服其恬和安靜之德而已亦不知其聰明穎達而每當夜深人靜時山咅或時與諸妹誦唐詩三大作及滕王閣赤壁賦之屬有時礙滯則先祖妣必提其礙處使之記悟而已亦不肯盡誦其全篇

丁未五月先祖妣猝得痢患首尾兩朔疷情沉篤終日瞑目而卧不理人事京中書札皆不肯披覽雖姑母手書亦不親閱及知事公聞先祖妣疾篤修書以候先祖妣即起而坐披見再三仍又強執筆硯作答以謝之

先祖妣好種樹每女工之暇步臨東苑愛玩林樹雖
丁未病篤之日時時開牕令兒婢扶植階前叢菊至
六月晦病勢少差先祖妣親至階下手摘菊間雜艸
其精神氣力雖在大病之餘猶能如此
六月病少差時顧謂山培曰吾已年迫八十死固何
惜但以渾舍泩来窮峽之故祠廟時祀一未親祭於
吾心尋常不安今年毒痢苟得蘇完則當俟明春以
木道上京聚會族黨一行時祭啟死楊峽則吾當無
恨
七月初痢患添加比初尤涉危重自知其已無可為

却藥絶不近口頻取温水使之淨洗手足時朝衆𤸪
變祖妣之姪判書公自安城縣台上京先祖妣雖在
奄奄之中而顧語家大人曰判書上来何其速也醫
人言眞元枯脫宜用蔘茶而先祖妣終以爲無益不
肯服及判書公以數兩蔘送来山培煎而告曰此判
書叔之所送爺一吸也先祖妣曰吾病已無可爲藥
復何益而此旣判書所送則何難一飮即擧首強進
而卧判書公名壽賢後大拜
先祖妣病旣革顧季妹尹氏婦曰吾有小箱在壁龕
中宜謹藏而毋失及先祖妣棄世慈堂與諸妹取而

閱之中有二小紙其一則逼處家事者其一則乃手
録李夫人遺事數三条也
先祖妣年前嘗語慈堂曰吾夜夢汝之先舅謂余曰
七月當與君相見幸姑保重吾若病死則其必在
七月乎果七月十三日别世
過戌服慈堂哭語諸人曰吾侍先姑三十年恩愛之
篤實非世俗姑婦之比蓋先姑雖不以過分之寵非
望之恩加於吾輩而若其愛重之深禮待之篤則偏
厚於吾身吾年来病痼不[illegible][illegible]養則先姑必朝夕親
臨言語溫諄情意洞無間阻吾眼病既深視物不明

自然經室藏

則先姑必哀憫嗟惜撫恤无加雖尋常書札之微必親自開讀使吾聞知先姑慈愛之恩與吾感戴之忱承侍數十年終始如一世孰無姑婦而又孰有如吾姑婦者哉

西堂先生集墓表諡狀行狀卷之一終